

红楼梦脂评汇校本

曹雪芹

2020 年 4 月 27 日

目录

第一回	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	1
第十二回	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	13
第十三回	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	19
第二十四回	魇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灵玉蒙蔽遇双真	31

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

■此开卷第一回也。作者自云：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，故将真事隐去，而借通灵之说，撰此《石头记》一书也，故曰“甄士隐”云云。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？自又云：“今风尘碌碌，一事无成，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，一一细考较去，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。何我堂堂须眉，诚不若此裙钗哉？■何非梦幻，何不通灵？作者托言，原当有自。受气清浊，本无男女[之]别。实愧则有馀，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！当此，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，锦衣纨绔之时，饫甘餍肥之日，背父兄教育之恩，负师友规谈之德，以至今日一技无成、半生潦倒之罪，■明告看者。编述一集，以告天下人：我之罪固不免，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，万不可因我之不肖，自护己短，一并使其泯灭也。■因为传他，并可传我。虽今日之茅椽蓬牖，瓦灶绳床，其晨夕风露，阶柳庭花，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。虽我未学，下笔无文，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？亦可使闺阁昭传，复可悦世之目，破人愁闷，不亦宜乎？”故曰“贾雨村”云云。

此回中凡用“梦”用“幻”等字，是提醒阅者眼目，亦是此书立意本旨。列位看官，你道此书从何而来？说起根由虽近荒唐，■自占地步。自首荒唐，妙！细谳则深有趣味。待在下将此来历注明，方使阅者了然不惑。

原来，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，■补天济世，勿认真用常言。于大荒山■荒唐也。无稽崖■无稽也。炼成高经十二丈、■总应十二钗。方经二十四丈■照应副十二钗。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。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，■合周天之数。■数足，偏遣我。“不堪入选”句中透出心眼。只单单的剩了一块未用，■剩了这一块便生出这许多故事。使当日虽不以此补天，就该去补地之坑陷，使地平坦，而不得有此一部鬼话。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。■妙！自谓落堕情根，故无补天之用。谁知此石自经煅炼之后，灵性已通，■煅炼后性方通。甚哉，人生不能学也！因见众石俱得补天，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，遂自怨

自叹，日夜悲号惭愧。

一日，正当嗟悼之际，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，生得骨格不凡，丰神迥别，【藏】这是真像，非幻像也。说说笑笑来至峰下，坐于石边，高谈快论。先是说些云山雾海、神仙玄幻之事，后便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。此石听了，不觉打动凡心，也想要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，但自恨粗蠢，不得已，便口吐人言，【甲】侧竟有人问：“口生于何处？”其无心肝，可笑可恨之极！向那僧道说道：“大师，弟子蠢物，【甲】侧岂敢岂敢。不能见礼了。适闻二位谈那人世间荣耀繁华，心切慕之。弟子质虽粗蠢，【甲】侧岂敢岂敢。性却稍通，况见二师仙形道体，定非凡品，必有补天济世之材，利物济人之德。如蒙发一点慈心，携带弟子得入红尘，在那富贵场中、温柔乡里受享几年，自当永佩洪恩，万劫不忘也。”二仙师听毕，齐憨笑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！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，但不能永远依恃，况又有‘美中不足，好事多魔’八个字紧相连属，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、人非物换，究竟是到头一梦、万境归空。【甲】侧四句乃一部之总纲。倒不如不去的好。”

这石凡心已炽，那里听得进这话去，乃复苦求再四。二仙知不可强制，乃叹道：“此亦静极思动，无中生有之数也。既如此，我们便携你去受享受享，只是到不得意时，切莫后悔。”石道：“自然，自然。”那僧又道：“若说你性灵，却又如此质蠢，并更无奇贵之处，如此也只好跼脚而已。【甲】侧锻炼过尚与人跼脚，不学者又当如何？也罢，我如今大施佛法助你[一]助，待劫终之日，复还本质，以了此案。【甲】侧妙！佛法亦须偿还，况世人之债乎？近之赖债者来看此句。所谓游戏笔墨也。你道好否？”石头听了，感谢不尽。那僧便念咒书符，大展幻【甲】侧明点“幻”字。好！术，将一块大石登时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，且又缩成扇坠大小的可佩可拿。【甲】侧奇诡险怪之文，有如髯苏《石钟》《赤壁》用幻处。那僧托于掌上，笑道：“形体倒也是个宝物了！【甲】侧自愧之语。【蒙】侧世上人原自据看得见处为凭。还只没有实在的好处，【甲】侧妙极！今之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者，见此大不欢喜。须得再镌上数字，使人一见便知是奇物方妙。【甲】侧世上原宜假，不宜真也。谚云：“一日卖了三千假，三日卖不出一个真。”信哉！然后好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，【甲】侧伏长安大都。诗礼簪缨之族，【甲】侧伏荣国府。花柳繁华地，【甲】侧伏大观园。温柔富贵乡【甲】侧伏紫芸轩。去安身乐业。”【甲】侧何不再添一句云“择个绝世情痴作主人”？石头听了，喜不能禁，乃问：“不知赐了弟子那几件奇处，【甲】侧可知若果有奇贵之处，自己亦不知者。若自以奇贵而居，究竟是无真奇贵之人。又不知携了弟子到何地方？【甲】侧昔子房后谒黄石公，惟见一石。子房当时恨不随此石去。余亦恨不能随此石而去也。聊供阅者一笑。望乞明示，使弟子不惑。”那僧笑道：“你且莫问，日后自然明白的。”说着，便袖了这石，同那道人飘然而去，

竟不知投奔何方何舍。

后来，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，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，忽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，忽见一大石上字迹分明，编述历历。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，原来就是无材补天、幻形入世，[甲侧]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惭恨。蒙茫茫大士、渺渺真人携入红尘，历尽离合悲欢、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。后面又有一首偈云：

无材可去补苍天，[甲侧]书之本旨。枉入红尘若许年。[甲侧]惭愧之言，呜咽如闻。

此系身前身后事，倩谁记去作奇传？

诗后便是此石堕落之乡，投胎之处，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。其中家庭闺阁琐事，以及闲情诗词倒还全备，或[甲侧]“或”字谦得好。可适趣解闷，然朝代年纪，地舆邦国，[甲侧]若用此套者，胸中必无好文字，手中断无新笔墨。却反失落无考。[甲侧]据余说，却大有考证。[蒙侧]妙在“无考”。

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：“石兄，你这一段故事，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，故编写在此，意欲问世传奇。据我看来：第一件，无朝代年纪可考，[甲侧]先驳得妙。第二件，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、治风俗的善政，[甲侧]将世人欲驳之腐言，预先代人驳尽。妙！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的女子，或情或痴，或小才微善，亦无班姑、蔡女之德能。我纵抄去，恐世人不爱看呢。”

石头笑答道：“我师何太痴耶！若云无朝代可考，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，又有何难？[甲侧]所以答得好。但我想，历来野史，皆蹈一辙，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，反倒新奇别致，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，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！再者，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，爱看适趣闲文者特多。历来野史，或讪谤君相，或贬人妻女，[甲侧]先批其大端。奸淫凶恶，不可胜数。更有一种风月笔墨，其淫秽污臭，涂毒笔墨，坏人子弟，又不可胜数。至若佳人才子等书，则又干部共出一套，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，以致满纸潘安子建、西子文君，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，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，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，[蒙侧]放笔以情趣世人，并评倒多少传奇。文气淋漓，字句切实。亦如剧中之小丑然。且鬟婢开口即者也之乎，非文即理。故逐一看去，悉皆自相矛盾，大不近情理之话。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，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，但事迹原委，亦可以消愁破闷，也有几首歪诗熟话，可以喷饭供酒。至若离合悲欢，兴衰际遇，则又追踪躐迹，不敢稍加穿凿，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。[甲]事则实事，然亦叙得有间架、有曲折、有顺逆、有映带、有隐有见、有正有闰，以至草蛇灰线、空谷传声、一击两鸣、明修栈道、暗渡陈仓、云龙雾雨、两山对峙、烘云托月、背面传粉、千皴万染诸奇。书中之秘法，亦不复少。余亦于

逐回中搜剔剖剖，明白注释，以待高明，再批示误谬。今之人，贫者日为衣食所累，富者又怀不足之心，纵一时稍闲，又有贪淫恋色、好货寻愁之事，那里有工夫去看那理治之书？所以，我这一段故事，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，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，甲侧转得更好。甲眉开卷一篇立意，真打破历来小说窠臼。阅其笔则是《庄子》《离骚》之亚。斯亦太过。只愿他们当那醉馥饱卧之时，或避世去愁之际，把此一玩，岂不省了些寿命筋力？就比那谋虚逐妄去，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、腿脚奔忙之苦。再者，亦令世人换新眼目，不比那些胡牵乱扯，忽离忽遇，满纸才人淑女、子建文君、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。我师意为何如？”甲侧余代空空道人答曰：“不独破愁醒盹，且有大益。”

空空道人听如此说，思忖半晌，将这《石头记》甲侧本名。再检阅一遍，甲侧这空空道人也太小心了，想亦世之一腐儒耳。因见上面虽有些指奸责佞、贬恶诛邪之语，甲侧亦断不可少。亦非伤时骂世之旨，甲侧要紧句。及至君仁臣良、父慈子孝，凡伦常所关之处，皆是称功颂德，眷眷无穷，实非别书之可比。虽其中大旨谈情，亦不过实录其事，又非假拟妄称，甲侧要紧句。一味淫邀艳约、私订偷盟之可比。因毫不干涉时世，甲侧要紧句。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，问世传奇。因空见色，由色生情，传情入色，自色悟空，遂易名为情僧，改《石头记》为《情僧录》。至吴玉峰题曰《红楼梦》。东鲁孔梅溪则题曰《风月宝鉴》。甲眉雪芹旧有《风月宝鉴》之书，乃其弟棠村序也。今棠村已逝，余睹新怀旧，故仍因之。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，披阅十载，增删五次，甲眉若云雪芹披阅增删，然则开卷至此这一篇楔子又系谁撰？足见作者之笔，狡猾之甚。后文如此处者不少。这正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处，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，方是巨眼。纂成目录，分出章回，则题曰《金陵十二钗》。并题一绝云：

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！

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？甲戌此是第一首标题诗。

甲眉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，哭成此书。壬午除夕。书未成，芹为泪尽而逝。余尝哭芹，泪亦待尽。每意觅青埂峰再问石兄，奈不遇癞头和尚何！怅怅！今而后，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，是书何幸，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。甲午八（日）[月] 泪笔。

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，仍用《石头记》。

出则既明，且看石上是何故事。按那石上书云：甲侧以[下系]石上所记之文。

当日地陷东南，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，甲侧是金陵。有城曰阊门者，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。甲侧妙极！是石头口气，惜米颠不遇此石。这阊门外有个十里甲侧开口先云势利，是伏甄、封二姓之事。街，街内有个仁清甲侧又言人情，总为士隐火后伏笔。巷，巷内有个古庙，因地方窄狭，甲侧世路宽平者甚少。亦凿。人皆呼作葫芦甲侧糊涂也，故

假语从此(具)[兴]焉。庙。【侧】画的虽不依样，却是葫芦。庙旁住着一家乡宦，【侧】不出荣国大族，先写乡宦小家，从小至大，是此书章法。姓甄，【眉】真。后之甄宝玉亦借此音，后不注。名费，【侧】废。字士隐。【侧】托言将真事隐去也。嫡妻封【侧】风。因风俗来。氏，情性贤淑，深明礼义。【侧】八字正是写日后之香菱，见其根源不凡。家中虽不甚富贵，然本地便也推他为望族了。【侧】本地推为望族，宁、荣则天下推为望族，叙事有层落。因这甄士隐禀性恬淡，不以功名为念，【侧】自是羲皇上人，便可作是书之朝代年纪矣。总写香菱根基，原与正十二钗无异。【侧】伏笔。每日只以观花修竹，酌酒吟诗为乐，倒是神仙一流人品。只是一件不足：如今年已半百，膝下无儿，【侧】所谓“美中不足”也。只有一女，乳名英莲，【侧】设云“应怜”也。年方三岁。

一日，炎夏永昼。【侧】热日无多。士隐于书房闲坐，至手倦抛书，伏几少憩，不觉朦胧睡去。梦至一处，不辨是何地方。忽见那厢来了一僧一道，【侧】是方从青埂峰袖石而来也，接得无痕。且行且谈。

只听道人问道：“你携了这蠢物，意欲何往？”那僧笑道：“你放心，如今现有一段风流公案正该了结，这一干风流冤家，尚未投胎入世。趁此机会，就将此蠢物夹带于中，使他去经历。”那道人道：“原来近日风流冤孽又将造劫历世去不成？【侧】苦恼是“造劫历世”，又不能不“造劫历世”，悲夫！但不知落于何方何处？”

那僧笑道：“此事说来好笑，竟是千古未闻的罕事。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，【侧】妙！所谓“三生石上旧精魂”也。【眉】全用幻。情之至，莫如此。今采来压卷，其后可知。有绛【侧】点“红”字。珠【侧】细思“绛珠”二字岂非血泪乎。草一株，时有赤瑕【侧】点“红”字“玉”字二。【眉】按“瑕”字本注：“玉小赤也，又玉有病也。”以此命名恰极。官神瑛【侧】单点“玉”字二。侍者，日以甘露灌溉，这绛珠草便得久延岁月。后来既受天地精华，复得雨露滋养，遂得脱却草胎木质，得换人形，仅修成个女体，终日游于离恨天外，饥则食密青果为膳，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。【侧】饮食之名奇甚，出身履历更奇甚。写黛玉来历自与别个不同。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，故其五衷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。【侧】妙极！恩怨不清，西方尚如此，况世之人乎？趣甚警甚！【眉】以顽石草木为偶，实历尽风月波澜，尝遍情缘滋味，至无可如何，始结此木石因果，以泄胸中悒郁。古人之“一花一石如有意，不语不笑能留人”，此之谓耶？【侧】点题处，清雅。恰近日神瑛侍者凡心偶炽，【侧】总悔轻举妄动之意。乘此昌明太平朝世，意欲下凡造历幻【侧】点“幻”字。缘，已在警幻【侧】又出一警幻，皆大关键处。仙子案前挂了号。警幻亦曾问及，灌溉之情未偿，趁此倒可了结的。那绛珠仙子道：“他是甘露之惠，我并无此水可还。他既下世为人，我也去下世为人，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，也偿还得过他了。”【侧】观者至此，请掩卷思想，历来小说

可曾有此句？千古未闻之奇文。【甲】固知眼泪还债，大都作者一人耳。余亦知此意，但不能说得出口。

【蒙侧】恩情山海（偿）[债]，惟有泪堪还。因此一事，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，【甲】侧徐不及一人者，盖全部之主惟二玉二人也。陪他们去了结此案。”

那道人道：“果是罕闻，实未闻有还泪之说。【蒙侧】作想得奇！想来这一段故事，比历来风月事故更加琐碎细腻了。”那僧道：“历来几个风流人物，不过传其大概以及诗词篇章而已，至家庭闺阁中一饮一食，总未述记。再者，大半风月故事，不过偷香窃玉、暗约私奔而已，并不曾将儿女之真情发泄一二。【蒙侧】所以别致。想这一干人入世，其情痴色鬼，贤愚不肖者，悉与前人传述不同矣。”

那道人道：“趁此何不你我也去下世度脱【蒙侧】“度脱”，请问是幻不是幻？几个，岂不是一场功德？”那僧道：“正合吾意，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宫中，将这蠢物交割清楚，待这一干风流孽鬼下世已完，你我再去。【蒙侧】幻中幻，何不可幻？情中情，谁又无情？不觉僧道亦入幻中矣。如今虽已有一半落尘，然犹未全集。”【甲】侧若从头逐个写去，成何文字？《石头记》得力处在此。丁亥春。道人道：“既如此，便随你去来。”

却说甄士隐俱听得明白，但不知所云“蠢物”系何东西。遂不禁上前施礼，笑问道：“二仙师请了。”那僧道也忙答礼相问。士隐因说道：“适闻仙师所谈因果，实人世罕闻者。但弟子愚浊，不能洞悉明白，若蒙大开痴顽，备细一闻，弟子则洗耳谛听，稍能警省，亦可免沉沦之苦。”二仙笑道：“此乃玄机不可预泄者。到那时只不要忘了我二人，便可跳出火坑矣。”士隐听了，不便再问，因笑道：“玄机不可预泄，但适云‘蠢物’，不知为何，或可一见否？”那僧道：“若问此物，倒有一面之缘。”说着，取出递与士隐。士隐接了看时，原来是块鲜明美玉，上面字迹分明，镌着“通灵宝玉”四字，【甲】侧凡三四次始出明玉形，隐屈之至。后面还有几行小字。正欲细看时，那僧便说已到幻境，【甲】侧又点“幻”字，云书已入幻境矣。【蒙侧】幻中言幻，何等法门。便强从手中夺了去，与道人竟过一大石牌坊，那牌坊上大书四字，乃是“太虚幻境”。【甲】侧四字可思。两边又有一副对联，道是：【蒙侧】无极太极之轮转，色空之相生，四季之随行，皆不过如此。

假作真时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。【甲】侧叠用“真假”“有无”字，妙！

士隐意欲也跟了过去，方举步时，忽听一声霹雳，有若山崩地陷。士隐大叫一声，定睛一看，【蒙侧】真是大警觉大转身。只见烈日炎炎，芭蕉冉冉，【甲】侧醒得无痕，不落旧套。梦中之事便忘了对半。【甲】侧妙极！若记得，便是俗笔了。

又见奶姆正抱了英莲走来。士隐见女儿越发生得粉妆玉琢，乖觉可喜，便伸手接来，抱在怀中，斗他顽耍一回，又带至街前，看那过会的热闹。方欲进来时，只

见从那边来了一僧一道，【甲侧】所谓“万境都如梦境看”也。那僧则癞头跣足，那道则跛足蓬头，【甲侧】此则是幻像。疯疯癫癫，挥霍谈笑而至。及至到了他门前，看见士隐抱着英莲，那僧便哭起来，【甲侧】奇怪！所谓情僧也。又向士隐道：“施主，你把这有命无运，累及爹娘”【甲眉】八个字屈死多少英雄，屈死多少忠臣孝子，屈死多少仁人志士，屈死多少词客骚人！今又被作者将此一把眼泪洒与闺阁之中，见得裙钗尚遭逢此数，况天下之男子乎？看他所写开卷之第一个女子使用此二语以订终身，则知托言寓意之旨，谁谓独寄兴于一“情”字耶！武侯之三分，武穆之二帝，二贤之恨，及今不尽，况今之草芥乎？家国君父，事有大小之殊，其理其运其数则略无差异。知运知数者，则必谅而后叹也。之物，抱在怀内作甚？”士隐听了，知是疯话，也不去睬他。那僧还说：“舍我罢，舍我罢！”士隐不耐烦，便抱着女儿撒身进去，【蒙侧】如果舍出，则不成幻境矣。行文至此，又不得不有此一语。那僧乃指着他大笑，口内念了四句言词，道是：

惯养娇生笑你痴，【甲侧】为天下父母痴心一哭。

菱花空对雪颦颦。【甲侧】生不遇时。遇又非偶。

好防佳节元宵后，【甲侧】前后一样，不直云前而云后，是讳知者。

便是烟消火灭时。【甲侧】伏后文。

士隐听得明白，心下犹豫，意欲问他们来历。只听道人说道：“你我不必同行，就此分手，各干营生去罢。三劫后，【甲眉】佛以世谓劫，凡三十年为一世。三劫者，想以九十春光寓言也。我在北邙山等你，会齐了同往太虚幻境销号。”那僧道：“妙，妙，妙！”说毕，二人一去，再不见个踪影了。士隐心中此时自忖：这两个人必有来历，该试一问，如今悔却晚也。

这士隐正痴想，忽见隔壁【甲侧】“隔壁”二字极细极险，记清。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，姓贾名化，【甲侧】假话。妙！表字时飞，【甲侧】实非。妙！别号雨村。【甲侧】雨村者，村言粗语也。言以村粗之言演出一段假话也。者走了出来。这贾雨村原系胡州。【甲侧】胡诌也。人氏，原系诗书仕宦之族，因他生于末世，【甲侧】又写一末世男子。父母祖宗根基一尽，人口衰丧，只剩得他一身一口，在家乡无益。【蒙侧】形容落（破）[魄]诗书子弟，逼真。因进京求取功名，再整基业。自前岁来此，又淹蹇住了，暂寄庙中安身，每日卖字作文为生，【蒙侧】“庙中安身”、“卖字为生”，想是过午不食的了。故士隐常与他交接。【甲侧】又夹写士隐实是翰林文苑，非守钱虏也，直灌入“慕雅女雅集苦吟诗”一回。当下雨村见了士隐，忙施礼陪笑道：“老先生倚门伫望，敢是街市上有甚新闻否？”士隐笑道：“非也，适因小女啼哭，引他出来作耍，正是无聊之甚，兄来得正妙，请入小斋一谈，彼此皆可消此永昼。”说着，便令人送女儿进去，自携了雨村来至书房中。小童献茶。方谈得三五句话，忽

家人飞报：“严甲侧“炎”也。炎既来，火将至矣。老爷来拜。”士隐忙的起身谢罪道：“恕逛驾之罪，略坐，即来陪。”雨村忙起身亦让道：“老先生请便。晚生乃常造之客，稍候何妨。”蒙侧世态人情，如闻其声。说着，士隐已出前厅去了。

这里雨村且翻弄书籍解闷。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嗽声，雨村遂起身往窗外一看，原来是一个丫鬟，在那里撷花，生得仪容不俗，眉目清明，甲侧八字足矣。虽无十分姿色，却亦有动人之处。甲眉更好。这便是真正情理之文。可笑近之小说中满纸“羞花闭月”等字。这是雨村目中，又不与后文相似。雨村不觉看得呆了。甲侧今古穷酸色心最重。那甄家丫鬟撷了花，方欲走时，猛抬头见窗内有人，敝巾旧服，虽是贫窘，然生得腰圆背厚，面阔口方，更兼剑眉星眼，直鼻权腮。甲侧是莽、操遗容。甲眉最可笑世之小说中，凡写奸人则用“鼠耳鹰腮”等语。这丫鬟忙转身回避，心下乃想：“这人生得这样雄壮，却又这样褴褛，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说的什么贾雨村了，每有意帮助周济，只是没甚机会。我家并无这样贫穷亲友，想定是此人无疑了。怪道又说他必非久困之人。”如此想，不免又回头两次。甲眉这方是女儿心中意中正文。又最恨近之小说中满纸红拂紫烟。

蒙侧如此忖度，岂得为无情？雨村见他回了头，便自为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，甲侧今古穷酸皆会替女妇心中取中自己。便狂喜不禁，自为此女子必是个巨眼英豪，风尘中之知己也。蒙侧在此处已把种点出。一时小童进来，雨村打听得前面留饭，不可久待，遂从夹道中自便出门去了。士隐待客既散，知雨村自便，也不去再邀。

一日，早又中秋佳节。士隐家宴已毕，乃又另具一席于书房，却自己步月至庙中来邀雨村。甲侧写士隐爱才好客。原来雨村自那日见了甄家之婢曾回头顾他两次，自为是个知己，便时刻放在心上。蒙侧也是不得不留心。不独因好色，多半感知音。今又正值中秋，不免对月有怀，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：甲侧这是第一首诗。后文香奁闺情皆不落空。余谓雪芹撰此书，中亦有传诗之意。

未卜三生愿，频添一段愁。

闷来时敛额，行去几回头。

自顾风前影，谁堪月下俦？



蟾光如有意，先上玉人楼。

雨村吟罢，因又思及平生抱负，苦未逢时，乃又搔首对天长叹，复高吟一联云：



玉在匱中求善价，钗于奁内待时飞。甲侧表过黛玉，则紧接上宝钗。前用二玉合传，

今用二宝合传，自是书中正眼。蒙侧偏有些脂气。








恰值士隐走来听见，笑道：“雨村兄真抱负不浅也！”雨村忙笑道：“岂敢！不过偶吟前人之句，何敢狂诞至此。”因问：“老先生何兴至此？”士隐笑道：“今夜




中秋，俗谓‘团圆之节’，想尊兄旅寄僧房，不无寂寞之感，故特具小酌，邀兄到敝斋一饮，不知可纳芹意否？”雨村听了，并不推辞，“不推辞”语，便不入故套。便笑道：“既蒙谬爱，何敢拂此盛情。”写雨村豁达，气象不俗。说着，便同了士隐复过这边书院中来。


须臾茶毕，早已设下杯盘，那美酒佳肴自不必说。二人归坐，先是款斟漫饮，次渐谈至兴浓，不觉飞觥限斝起来。当时街坊上家家箫管，户户弦歌，当头一轮明月，飞彩凝辉，二人愈添豪兴，酒到杯干。雨村此时已有七八分酒意，狂兴不禁，乃对月寓怀，口号一绝云：

时逢三五便团圆，是将发之机。满把晴光护玉栏。奸雄心事，不觉露出。

天上一轮才捧出，人间万姓仰头看。这首非本旨，不过欲出雨村，不得不有者。用中秋诗起，用中秋诗收，又用起诗社于秋日。所叹者三春也，却用三秋作关键。

士隐听了，大叫：“妙哉！吾每谓兄必非久居人下者，今所吟之句，飞腾之兆已见，不日可接履于云霓之上矣。可贺，可贺！”伏笔，作巨眼语。妙！乃亲斟一斗为贺。这个“斗”字莫作升斗之斗看。可笑。雨村因干过，叹道：“非晚生酒后狂言，若论时尚之学，四字新而含蓄最广，若必指明，则又落套矣。晚生也或可去充数沽名，只是目今行囊、路费一概无措，神京路远，非赖卖字撰文可能到者。”士隐不待说完，便道：“兄何不早言。愚每有此心，但每遇兄时，兄并未谈及，愚故未敢唐突。今既及此，愚虽不才，‘义利’二字却还识得。“义利”二字，时人故自不识。且喜明岁正当大比，兄宜作速入都，春闱一战，方不负兄之所学也。其盘费馀事，弟自代为处置，亦不枉兄之谬识矣！”当下即命小童进去，速封五十两白银，并两套冬衣。写士隐如此豪爽，又全无一些粘皮带骨之气相，愧杀近之读书假道学矣。又云：“十九日乃黄道之期，兄可即买舟西上，待雄飞高举，明冬再晤，岂非大快之事耶！”雨村收了银、衣，不过略谢一语，并不介意，仍是吃酒谈笑。写雨村真是英雄。托大处，即遇此等人，又不得太琐细。那天已交三鼓，二人方散。

士隐送雨村去后，回房一觉，直至红日三竿方醒。是宿酒。因思昨夜之事，意欲再写两封荐书，与雨村带至神京，使雨村投谒个仕宦之家，为寄足之地。又周到如此。因使人过去请时，那家人去了回来说：“和尚说，贾爷今日五鼓已进京去了，也曾留下话与和尚转达老爷，说：‘读书人不在黄道黑道，总以事理为要，不及面辞了。’”写雨村真令人爽快。士隐听了，也只得罢了。

真是闲处光阴易过，倏忽又是元宵佳节矣。士隐命家人霍启妙！祸起也。此因事而命名。抱了英莲去看社火花灯，半夜中，霍启因要小解，便将英莲放在一家门

槛上坐着。待他小解完了来抱时，那有英莲的踪影？急得霍启直寻了半夜，至天明不见，那霍启也就不敢回来见主人，便逃往他乡去了。那士隐夫妇，见女儿一夜不归，便知有些不妥，再使几个人去寻找，回来皆云连音响皆无。夫妻二人，半世只生此女，一旦失落，岂不思想，因此昼夜啼哭，几乎不曾寻死。■甲眉喝醒天下父母之痴心。■蒙侧天下作子弟的，看了想去。看看一月，士隐先就得了一病，当时封氏孺人也因思女构疾，日日请医疗病。

不想这日三月十五，葫芦庙中炸供，那些和尚不加小心，致使油锅火逸，便烧着窗纸。此方人家多用竹篱木壁者，■甲侧土俗人风。■蒙侧交竹滑溜婉转。大抵也因劫数，于是接二连三，牵五挂四，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。■甲眉写出南直召祸之实病。彼时虽有军民来救，那火已成了势，如何救得下去？直烧了一夜，方渐渐熄去，也不知烧了几家。只可怜甄家在隔壁，早已烧成一片瓦砾场了。只有他夫妇并几个家人的性命不曾伤了。急得士隐惟跌足长叹而已。只得与妻子商议，且到田庄上去安身。偏值近年水旱不收，鼠盗蜂起，无非抢粮夺食，鼠窃狗偷，民不安生，因此官兵剿捕，难以安身。士隐只得将田庄都折变了，便携了妻子与两个丫鬟投他岳丈家去。

他岳丈名唤封肃，■戚美风俗。本贯大如州人氏，■甲眉托言大概如此之风俗也。虽是务农，家中都还殷实。今见女婿这等狼狈而来，心中便有些不乐。■甲侧所以大概之人情如是，风俗如是也。■蒙侧大都不过如此。幸而士隐还有折变田地的银子未曾用完，■蒙侧若非“幸而”，则有不留之意。拿出来托他随分就价薄置些须房地，为后日衣食之计。那封肃便半哄半赚，些须与他些薄田朽屋。士隐乃读书之人，不惯生理稼穡等事，勉强支持了一二年，越觉穷了下去。封肃每见面时，便说些现成话，且人前人后又怨他们不善过活，只一味好吃懒作■甲侧此等人何多之极！等语。士隐知投人不着，心中未免悔恨，再兼上年惊唬，急忿怨痛，已有积伤，暮年之人，贫病交攻，竟渐渐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。■蒙侧几几乎。世人则不能止于几几乎，可悲！观至此不……（下缺）

可巧这日，拄了拐挣挫在街前散散心时，忽见那边来了一个跛足道人，疯狂落魄，麻履鹑衣，口内念着几句言词，道是：

世人都晓神仙好，惟有功名忘不了！

古今将相在何方？荒冢一堆草没了。

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只有金银忘不了！

终朝只恨聚无多，及到多时眼闭了。

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只有姣妻忘不了！

君生日日说恩情，君死又随人去了。

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只有儿孙忘不了！

痴心父母古来多，孝顺儿孙谁见了？

士隐听了，便迎上来道：“你满口说些什么？只听见些‘好’‘了’‘好’‘了’。”那道人笑道：“你若果听见‘好’‘了’二字，还算你明白。可知世上万般，好便是了，了便是好。若不了，便不好，若要好，须是了。我这歌儿，便名《好了歌》。”士隐本是有宿慧的，一闻此言，心中早已彻悟，因笑道：“且住！待我将你这《好了歌》解注出来何如？”道人笑道：“你解，你解。”士隐乃说道：【戚】要写情要写幻境，偏先写出一篇奇人奇境来。

陋室空堂，当年笏满床，【甲】宁、荣未有之先。

衰草枯杨，曾为歌舞场。【甲】宁、荣既败之后。

蛛丝儿结满雕梁，【甲】潇湘馆、紫芸轩等处。

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。【甲】雨村等一千新荣暴发之家。【甲】先说场面，忽新忽败，忽丽忽朽，已见得反覆不了。

说什么脂正浓，粉正香，如何两鬓又成霜？【甲】宝钗、湘云一千人。

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，【甲】黛玉、晴雯一千人。

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。【甲】一段妻妾迎新送死，倏恩倏爱，倏痛倏悲，缠绵不了。

金满箱，银满箱，【甲】熙凤一千人。

展眼乞丐人皆谤。【甲】甄玉、贾玉一千人。

正叹他人命不长，那知自己归来丧！【甲】一段石火光阴，悲喜不了。风露草霜，富贵嗜欲，贪婪不了。

训有方，保不定日后【甲】言父母死后之日。作强梁。【甲】柳湘莲一千人。

择膏粱，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！【甲】一段儿女死后无凭，生前空为筹画计算，痴心不了。

因嫌纱帽小，致使锁枷扛，【甲】贾赦、雨村一千人。

昨怜破袄寒，今嫌紫蟒长。【甲】贾兰、贾茵一千人。【甲】一段功名升黜无时，强夺苦争，喜惧不了。

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，【甲】总收。【甲】总收古今亿兆痴人，共历幻场，此幻事扰扰纷纷，无日可了。

反认他乡是故乡。【甲】太虚幻境、青埂峰一并结住。

甚荒唐，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！【甲】语虽旧句，用于此妥极是极。苟能如此，便能了得。【甲】此等歌谣原不宜太雅，恐其不能通俗，故只此便妙极。其说得痛切处，又非一味俗语可到。【戚】谁不解得世事如此，有龙象力者方能放得下。

那疯跛道人听了，拍掌笑道：“解得切，解得切！”士隐便笑一声“走罢！”【甲侧】如闻如见。【甲眉】“走罢”二字，真悬崖撒手，若个能行？【蒙侧】一转念间登彼岸。将道人肩上褡裢抢了过来背着，竟不回家，同了疯道人飘飘而去。

当下哄动街坊，众人当作一件新闻传说。封氏闻得此信，哭个死去活来，只得与父亲商议，遣人各处访寻，那讨音信？无奈何，少不得依靠着他父母度日。幸而身边还有两个旧日的丫鬟伏侍，主仆三人，日夜作些个针线发卖，帮着父亲用度。那封肃虽然日日抱怨，也无可奈何了。

这日，那甄家的大丫鬟在门前买线，忽听得街上喝道之声，众人都说新太爷到任。丫鬟于是隐在门内看时，只见军牢快手，一对一对的过去，俄而大轿内抬着一个乌帽猩袍的官府过去。【甲侧】雨村别来无恙否？可贺可贺。【甲眉】所谓“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”是也。丫鬟倒发了个怔，自思这官好面善，倒像在那里见过的。于是进入房中，也就丢过，不在心上。【甲侧】是无儿女之情，故有夫人之分。【蒙侧】起初到底有心乎？无心乎？至晚间，正该歇息之时，忽听一片声打的门响，许多人乱嚷，说：“本府太爷差人来传人问话。”【蒙侧】不忘情的先写出头一位来了。封肃听了，唬得目瞪口呆，不知有何祸事。

【戚总评】：出口神奇，幻中不幻。文势跳跃，情里生情。借幻说法，而幻中更自多情；因情捉笔，而情里偏成痴幻。试问君家识得否，色空空色两无干。

第十二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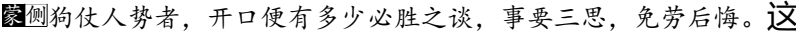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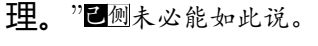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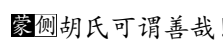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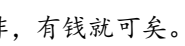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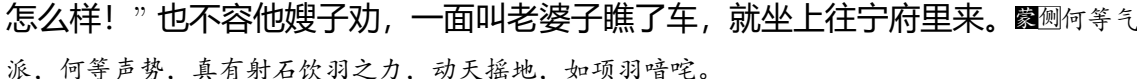
■ 新样幻情欲收拾，可卿从此世无缘。和肝益气浑闲事，谁识今朝寻病源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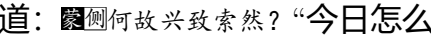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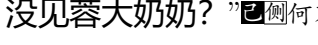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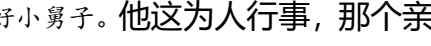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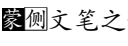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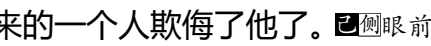
话说金荣因人多势众，又兼贾瑞勒令，赔了不是，给秦钟磕了头，宝玉方才才不吵闹了。大家散了学，金荣回到家中，越想越气，说：“秦钟不过是贾蓉的小舅子，又不是贾家的子孙，附学读书，也不过和我一样。他因仗着宝玉和他好，他就目中无人。他既是这样，就该行些正经事，人也没的说。他素日又和宝玉鬼鬼祟祟的，只当我们都是瞎子，看不见。今日他又去勾搭人，偏偏的撞在我眼里。■ 偏是鬼鬼祟祟者，多以为人不见其行，不知其心。就是闹出事来，我还怕什么不成？”

他母亲胡氏听见他咕咕嘟嘟的说，因问道：“你又要增什么闲事？好容易■ “好容易”三字，写尽天下迎逢要便宜苦恼。我望你姑妈说了，你姑妈千方百计的才向他们西府里的琏二奶奶跟前说了，你才得了这个念书的地方。若不是仗着人家，咱们家里还有力量请的起先生？况且人家学里，茶也是现成的，饭也是现成的。你这二在那里念书，家里也省好大的嚼用呢。省出来的，你又爱穿件鲜明衣服。再者，不是因你在那里念书，你就认得什么薛大爷了？那薛大爷一年不给不给，这二年也帮了咱们有七八十两银子。■ 因何无故给许多银子？金母亦当细思之。 ■ 可怜！妇人爱子，每每如此。自知所得者多，而不知所失者大，可胜叹者！你如今要闹出了这个学房，再要找这么个地方，我告诉你说罢，比登天还难呢！■ 如此弄银，若有金荣在，亦可得。你给我老老实实的顽一会子睡你的觉去，好多着呢。”于是金荣忍气吞声，不多一时他自去睡了。次日仍旧上学去了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他姑娘，原聘给的是贾家玉字辈的嫡派，名唤贾璜。但其族人那里皆能像宁荣二府的富势，原不用细说。这贾璜夫妻守着些小的产业，又时常到宁荣二府里去请安，又会奉承凤姐儿并尤氏，所以凤姐儿尤氏也时常资助资助他，■ 原来根由如此，大与秦钟不同。方能如此度日。今日正遇天气晴明，又值家中无事，遂带了一

个婆子，坐上车，来家里走走，瞧瞧寡嫂并侄儿。

闲话之间，金荣的母亲偏提起昨日贾家学房里的那事，从头至尾，一五一十都向他小姑子说了。这璜大奶奶不听则已，听了，一时怒从心上起，说道：“这秦钟小崽子是贾门的亲戚，难道荣儿不是贾门的亲戚？人都别忒势利了，况且都作的是什么有脸的好事！就是宝玉，也犯不上向着他到这个样。等我去到东府瞧瞧我们珍大奶奶，再向秦钟他姐姐说说，叫他评评这个理。”这金荣的母亲听了这话，急的了不得，忙说道：“这都是我的嘴快，告诉了姑奶奶了，求姑奶奶别去，别管他们谁是谁非。”倘或闹起来，怎么在那里站得住。若是站不住，家里不但不能请先生，反倒在他身上添出许多嚼用来呢。”璜大奶奶听了，说道：“那里管得许多，你等我说了，看是怎么样！”也不容他嫂子劝，一面叫老婆子瞧了车，就坐上往宁府里来。

到了宁府，进了车门，到了东边小角门前下了车，进去见了贾珍之妻尤氏。也未敢气高，殷殷勤勤叙过寒温，说了些闲话，方问道：“今日怎么没见蓉大奶奶？”尤氏说道：“他这些日子不知怎么着，经期有两个多月没来。叫大夫瞧了，又说并不是喜。那两日，到了下半天就懒待动，话也懒待说，眼神也发眩。我说他：‘你且不必拘礼，早晚不必照例上来，你就好生养养罢。就是有亲戚一家儿来，有我呢。就有长辈们怪你，等我替你告诉。’连蓉哥我都嘱咐了，我说：‘你不许累他，不许招他生气，叫他静静的养养就好了。’他要想什么吃，只管到我这里取来。倘或我这里没有，只管望你琏二嫂子那里要去。倘或他有个好和歹，你再要娶这么一个媳妇，这么个模样儿，这么个性情的人儿，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。”他这为人行事，那个亲戚，那个一家的长辈不喜欢他？所以我这两日好不烦心，焦的我了不得。偏偏今日早晨他兄弟来瞧他，谁知那小孩子家不知好歹，看见他姐姐身上不大爽快，就有事也不当告诉他，别说是这么一点子小事，就是你受了一万分的委曲，也不该向他说才是。谁知他们昨儿学房里打架，不知是那里附学来的一个人欺侮了他了。”本是璜大奶奶不忿来告，又偏从尤氏口中先出，确是秦钟之语，且是情理必然，形势逼近。孙悟空七十二变，未有如此灵巧活跳。里头还有些不干不净的话，都告诉了他姐姐。嫂子，你是知道那媳妇的：虽则见了人有说有笑，会行事儿，他可心细，心又重，不拘听见个什么话儿，都要度量个三日五夜才罢。这病

就是打这个秉性上头思虑出来的。今儿听见有人欺负了他兄弟，又是恼，又是气。恼的是那群混帐狐朋狗友的扯是搬非、调三惑四那些人；气的是他兄弟不学好，不上心念书，以致如此学里吵闹。他听了这事，今日索性连早饭也没吃。我听见了，我方到他那边安慰了他一会子，又劝解了他兄弟一会子。我叫他兄弟到那府里去找宝玉去了，我才看着他吃了半盏燕窝汤，我才过来了。婶子，你说我心焦不心焦？

【侧】这会子金氏听了这话，心里当如何料理？实在令人悔杀从前高兴。天下事不得不预为三思，先为防渐。况且如今又没个好大夫，我想到他这病上，我心里倒像针扎似的。你们知道有什么好大夫没有？”【侧】作无意相问语，是逼近一分，非有此一句，则金氏犹不免当为分诉。一逼之下，实无可赞之词。

金氏听了这半日话，把方才在他嫂子家的那一团要向秦氏理论的盛气，早吓的都丢在爪哇国去了。【侧】又何必为金母着急。听见尤氏问他有知道好大夫的话，连忙答道：“我们这么听着，实在也没见人说有个好大夫。如今听起大奶奶这个来，定不得还是喜呢。嫂子倒别教人混治。倘或认错了，这可是了不得的。”尤氏道：“可不是呢。”正是说话间，贾珍从外进来，见了金氏，便向尤氏问道：“这不是璉大奶奶么？”金氏向前给贾珍请了安。贾珍向尤氏说道：“让这大妹妹吃了饭去。”贾珍说着话，就过那屋里去了。金氏此来，原要向秦氏说说秦钟欺负了他侄儿的事，听见秦氏有病，不但不能说，亦且不敢提了。况且贾珍尤氏又待的很好，反转怒为喜，又说了一会子话儿，方家去了。【侧】金氏何面目再见江东父老？然而如金氏者，世不乏其人。

金氏去后，贾珍方过来坐下，问尤氏道：“今日他来，有什么说的事情么？”尤氏答道：“倒没说什么。一进来的时候，脸上倒像有些着了恼的气色似的，及说了半天话，又提起媳妇这病，他倒渐渐的气色平定了。你又叫让他吃饭，他听见媳妇这么病，也不好意思只管坐着，又说了几句闲话儿就去了，倒没求什么事。如今且说媳妇这病，你到那里寻一个好大夫来与他瞧瞧要紧，可别耽误了。现今咱们家走的这群大夫，那里要得？”【侧】医毒。非止近世，从古有之。一个个都是听着人的口气儿，人怎么说，他也添几句文话儿说一遍。可倒殷勤的很，三四个人一日轮流着倒有四五遍来看脉。他们大家商量着立个方子，吃了也不见效，倒弄得一日换四五遍衣裳，坐起来见大夫，其实于病人无益。”贾珍说道：“可是。这孩子也糊涂，何必脱脱换换的，倘再着了凉，更添一层病，那还了得。衣裳任凭是什么好的，可又值什么，孩子的身子要紧，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，也不值什么。我正进来要告诉你：方才冯紫英来看我，他见我有些抑郁之色，问我是怎么了。我才告诉他说，媳妇忽然身子有好大的不爽快，因为不得个好太医，断不透是喜是病，又不知有妨碍无妨碍，所

以我这两日心里着实着急。冯紫英因说起他有一个幼时从学的先生，姓张名友士，学问最渊博的，更兼医理极深，且能断人的生死。[插图]未必能如此。[插图]举荐人的通套，多是如此说。今年是上京给他儿子来捐官，现在他家住着呢。这么看来，竟是合该媳妇的病在他手里除灾亦未可知。我即刻差人拿我的名帖请去了。[插图]父母之心，昊天罔极。今日倘或天晚了不能来，明日想必一定来。况且冯紫英又即刻回家亲自去求他，务必叫他来瞧瞧。等这个张先生来瞧了再说罢。”

尤氏听了，心中甚喜，因说道：“后日是太爷的寿日，到底怎么办？”贾珍说道：“我方才到了太爷那里去请安，兼请太爷来家来受一受一家子的礼。太爷因说道：‘我是清静惯了的，我不愿意往你们那是非场中去闹去。你们必定说是我的生日，要叫我去受众人些头，莫过你把我从前注的《阴鹭文》给我令人好好的写出来刻了，比叫我无故受众人的头还强百倍呢。倘或后日这两日一家子要来，你就在家里好好的款待他们就是了。也不必给我送什么东西来，连你后日也不必来，你要心中不安，你今日就给我磕了头去。’[插图]将写可卿之好事多虑。至于天生之文中，转出好清静之一番议论，清新醒目，立见不凡。倘或后日你要来，又跟随多少人来闹我，我必和你依不依。’如此说了又说，后日我是再不敢去的了。且叫来升来，吩咐他预备两日的筵席。”尤氏因叫人叫了贾蓉来：“吩咐来升照旧例预备两日的筵席，要丰丰富富的。你再亲自到西府里去请老太太、大太太、二太太和你琏二婶子来逛逛。你父亲今日又听见一个好大夫，业已打发人请去了，想必明日必来。你可将他这些日子的病症细细的告诉他。”

贾蓉一一的答应着出去了。正遇着方才去冯紫英家请那先生的小子回来了，因回道：“奴才方才到了冯大爷家，拿了老爷的名帖请那先生去。那先生说道：‘方才这里大爷也向我说了。但是今日拜了一天的客，才回到家，此时精神实在不能支持，就是去到府上也不能看脉。’他说等调息一夜，明日务必到府。[插图]医生多是推三阻四，拿腔作调。他又说，他‘医学浅薄，本不敢当此重荐，因我们冯大爷和府上的大人既已如此说了，又不得不去，你先替我回明大人就是了。大人的名帖实不敢当。’仍叫奴才拿回来了。哥儿替奴才回一声儿罢。”贾蓉转身复进去，回了贾珍尤氏的话，方出来叫了来升来，吩咐他“预备两日的筵席”的话。来升听毕，自去照例料理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次日午间，人回道：“请的那张先生来了。”贾珍遂延入大厅坐下。茶毕，方开言道：“昨承冯大爷示知老先生人品学问，又兼深通医学，小弟不胜钦仰之至。”张先生道：“晚生粗鄙下士，本知见浅陋，昨因冯大爷示知，大人第谦恭下士，

又承呼唤，敢不奉命。但毫无实学，倍增颜汗。”贾珍道：“先生何必过谦。就请先生进去看看儿妇，仰仗高明，以释下怀。”于是，贾蓉同了进去。到了贾蓉居室，见了秦氏，向贾蓉说道：“这就是尊夫人了？”贾蓉道：“正是。请先生坐下，让我把贱内的病症说一说再看脉如何？”那先生道：“依小弟的意思，竟先看过脉再说的为是。我是初造尊府的，本也不晓得什么，但是我们冯大爷务必叫小弟过来看看，小弟所以不得不过来。如今看了脉息，看小弟说的是不是，再将这些日子的病势讲一讲，大家斟酌一个方儿，可用不可用，那时大爷再定夺。”贾蓉道：“先生实在高明，如今恨相见之晚。就请先生看一看脉息，可治不可治，以便使家父母放心。”于是家下媳妇们捧过大迎枕来，一面给秦氏拉着袖口，露出脉来。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脉上，调息了至数，宁神细诊了有半刻的工夫，方换过左手，亦复如是。诊毕脉息，说道：“我们外边坐罢。”

贾蓉于是同先生到外间房里床上坐下，一个婆子端了茶来。贾蓉道：“先生请茶。”于是陪先生吃了茶，遂问道：“先生看这脉息，还治得治不得？”先生道：“看得尊夫人这脉息：左寸沉数，左关沉伏，右寸细而无力，右关需而无神。其左寸沉数者，乃心气虚而生火；左关沉伏者，乃肝家气滞血亏。右寸细而无力者，乃肺经气分太虚；右关需而无神者，乃脾土被肝木克制。心气虚而生火者，应现经期不调，夜间不寐。肝家血亏气滞者，必然肋下疼胀，月信过期，心中发热。肺经气分太虚者，头目不时眩晕，寅卯间必然自汗，如坐舟中。脾土被肝木克制者，必然不思饮食，精神倦怠，四肢酸软。据我看这脉息，应当有这些症候才对。或以这个脉为喜脉，则小弟不敢从其教也。”旁边一个贴身伏侍的婆子道：“何尝不是这样呢。真正先生说的如神，倒不用我们告诉了。如今我们家里现有好几位太医老爷瞧着呢，都不能的当真切的这么说。有一位说是喜，有一位说是病，这位说不相干，那位说怕冬至，总没有个准话儿。求老爷明白指示指示。”

那先生笑侧说是了，不觉笑，描出神情跳跃，如见其人。道：“大奶奶这个症候，可是那众位耽搁了。要在初次行经的日期就用药治起来，不但断无今日之患，而且此时已全愈了。如今既是把病耽误到这个地位，也是应有此灾。依我看来，这病尚有三分治得。吃了我的药看，若是夜里睡的着觉，那时又添了二分拿手了。据我看这脉息：大奶奶是个心性高强聪明不过的人，聪明忒过，则不如意事常有，不如意事常有，则思虑太过。此病是忧虑伤脾，肝木忒旺，经血所以不能按时而至。大奶奶从前的行经的日子问一问，断不是常缩，必是常长的。侧恐不合其方，又加一番议论，一为合方药，一为天亡症，无一字一句不前后照应者。是不是？”这婆子答道：“可不是，从

没有缩过，或是长两日三日，以至十日都长过。”先生听了道：“妙啊！这就是病源了。从前若能够以养心调经之药服之，何至于此。这如今明显出一个水亏木旺的症候来。待用药看看。”于是写了方子，递与贾蓉，上写的是：

益气养荣补脾和肝汤

人参二钱 白术二钱土炒 云苓三钱 熟地四钱

归身二钱酒洗 白芍二钱 川芎钱半 黄芪三钱

香附米二钱制 醋柴胡八分 怀山药二钱炒 真阿胶二钱蛤粉炒

延胡索钱半酒炒 炙甘草八分

引用建莲子七粒去心 红枣二枚

贾蓉看了，说：“高明的很。还要请教先生，这病与性命终久有妨无妨？”先生笑道：“大爷是最高明的人。人病到这个地位，非一朝一夕的症候，吃了这药也要看医缘了。依小弟看来，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。总是过了春分，就可望全愈了。”贾蓉也是个聪明人，也不往下细问了。

于是贾蓉送了先生去了，方将这药方子并脉案都给贾珍看了，说的话也都回了贾珍并尤氏了。尤氏向贾珍说道：“从来大夫不像他说的这么痛快，想必用的药也不错。”贾珍道：“人家原不是混饭吃、久惯行医的人。因为冯紫英我们好，他好容易求了他来了。既有这个人，媳妇的病或者就能好了。他那方子上有人参，就用前日买的那一斤好的罢。”贾蓉听毕话，方出来叫人打药去煎给秦氏吃。不知秦氏服了此药病势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■总评：欲速可卿之死，故先有恶奴之凶顽，而后及以秦钟来告，层层克入，点露其用心过当，种种文章逼之。虽贫女得居富室，诸凡遂心，终有不能不夭亡之道。我不知作者于着笔时何等妙心绣口，能道此无碍法语，令人不禁眼花撩乱。

本回十条己卯本侧批，为此本独有，且系后人所补入。其是否脂批尚有疑问。下文第十七回有一条二字批“不板”属同样情况。

第十三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

■此回宜分二回方妥。

宝玉系诸艳之冠，故大观园对额必得玉兄题跋，且暂题灯匾联上，再请赐题。此千妥万当之章法。

诗曰：

豪华虽足羨，离别却难堪。博得虚名在，谁人识苦甘？■好诗，全是讽刺。近之谚云：“又要马儿好，又要马儿不吃草。”真骂尽无厌贪痴之辈。

话说秦钟既死，宝玉痛哭不已，李贵等好容易劝解半日方住，归时犹是凄恻哀痛。贾母帮了几十两银子，外又另备奠仪，宝玉去吊纸。七日后便送殡掩埋了，别无述记。只有宝玉日日思慕感悼，然亦无可如何了。■每于此等文后便用此语作结，是板定大章法，亦是此书大旨。

又不知历几何时，■年表如此写，亦妙！■惯用此等章法。这日贾珍等来回贾政：“园内工程俱已告竣，大老爷已瞧过了，只等老爷瞧了，或有不妥之处，再行改造，好题匾额对联的。”贾政听了，沉思一回，说道：“这匾额对联倒是一件难事。论理该请贵妃赐题才是，然贵妃若不亲睹其景，大约亦必不肯妄拟；若直待贵妃游幸过再请题，偌大景致，若干亭榭，无字标题，也觉寥落无趣，任有花柳山水，也断不能生色。”众清客在旁笑答道：“老世翁所见极是。如今我们有个愚见：各处匾额对联断不可少，亦断不可定名。如今且按其景致，或两字、三字、四字，虚合其意，拟了出来，暂且做出灯匾联悬了。待贵妃游幸时，再请定名，岂不两全？”贾政等听了，都道：“所见不差。我们今日且看看去，只管题了，若妥当使用；不妥时，然后将雨村请来，令他再拟。”■点雨村，照应前文。众人笑道：“老爷今日一拟定佳，何必又待雨村。”贾政笑道：“你们不知，我自幼于花鸟山水题咏上就平平；■是纱帽头口气。如今上了年纪，且案牍劳烦，于这怡情悦性文章上更生疏了，纵

拟了出来，不免迂腐古板，反不能使花柳园亭生色，似不妥协，反没意思。”【脂批】政老情字如此写。壬午季春。畸笏。众清客笑道：“这也无妨。我们大家看了公拟，各举其长，优则存之，劣则删之，未为不可。”贾政道：“此论极是。且喜今日天气和暖，大家去逛逛”【脂批】音光，字去声，出《谐声字笺》。。”说着起身，引众人前往。

贾珍先去园中知会众人。可巧近日宝玉因思念秦钟，忧戚不尽，贾母常命人带他到园中来戏耍。【脂批】现成樛楔，一丝不费力。若特唤出宝玉来，则成何文字？此时亦才进去，忽见贾珍走来，向他笑道：“你还不出去，老爷就来了。”宝玉听了，带着奶娘小厮们，一溜烟就出园来。【脂批】不肖子弟来看形容。余初看之，不觉怒焉，盖谓作者形容余幼年往事，因思彼亦自写其照，何独余哉？信笔书之，供诸大众同一发笑。方转过弯，顶头贾政引众客来了，躲之不及，只得一边站了。贾政近日因闻得塾掌称赞宝玉专能对对联，虽不喜读书，偏倒有些歪才情似的，【脂批】如此顺笔写来，然却是宝玉正传。今日偶然撞见这机会，使命他跟来。【脂批】如此偶然方妙，若特特唤来题额，真不成文矣。宝玉只得随往，尚不知何意。

贾政刚至园门前，只见贾珍带领许多执事人来，一旁侍立。贾政道：“你且把园门都关上，我们先瞧了外面再进去。”【脂批】是行家看法。贾珍听说，命人将门关了。贾政先秉正看门。只见正门五间，上面桶瓦泥鳅脊；那门栏窗棂，皆是细雕新鲜花样，并无朱粉涂饰；一色水磨群墙，【脂批】门雅，墙雅，不落俗套。下面白石台矶，凿成西番草花样。左右一望，皆雪白粉墙，下面虎皮石，随势砌去，果然不落富丽俗套，自是欢喜。遂命开门，只见迎门一带翠嶂挡在前面。【脂批】掩隐的好。众清客都道：“好山，好山！”贾政道：“非此一山，一进来园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，则有何趣。”众人道：“极是。非胸中大有邱壑，焉能及此。”说毕，往前一望，见白石崢嶸，【脂批】想入其中，一时难辨方向。用“前”“后”“这边”“那边”等字，正是不辨东西。或如鬼怪，或如猛兽，纵横拱立，上面苔藓成斑，藤萝掩映，【脂批】曾用两处旧有之园所改，故如此写方可，细极。其中微露羊肠小径，【脂批】好景界，山子野精于此技。此是小径，非行车辇道，今贾政原欲游览其景，故将此等处写之。想其通路大道，自是堂堂冠冕气象，无庸细写者也。后于省亲之时已得知矣。贾政道：“我们就从此小径游去，回来由那一边出去，方可遍览。”

说毕，命贾珍在前引导，自己扶了宝玉，逶迤进入山口。【脂批】此回乃一部之纲绪，不得不细写，尤不可不细批注。盖后文十二钗书，出入来往之境，方不能错乱，观者亦如身临足到矣。今贾政虽进的是正门，却行的是僻路，按此一大园，羊肠鸟道不止几百十条，穿东度西，临山过水，万勿以今日贾政所行之径，考其方向基址。故正殿反于末后写之，足见未由大道而往，乃逶迤转折而经也。【脂批】宝玉此刻已料定吉多凶少。抬头忽见山上有镜面白石一块，【脂批】新奇。

正是迎面留题处。❶留题处便精，不必限定凿金镂银一色恶俗，赖及枣梨之力。贾政回头笑道：“诸公请看，此处题以何名方妙？”众人听说，也有说该题“叠翠”二字，也有说该题“锦嶂”的，又有说“赛香炉”的，又有说“小终南”的，种种名色，不止几十个。原来众客心中早知贾政要试宝玉的功业进益何如，只将些俗套来敷衍。宝玉亦料定此意。❷补明好。贾政听了，便回头命宝玉拟来。宝玉道：“尝闻古人有云：‘编新不如述旧，刻古终胜雕今。’❸未闻古人说此两句，却又似有者。况此处并非主山正景，原无可题之处，不过是探景一进步耳。❹此论却是。莫如直书‘曲径通幽处’这句旧诗在上，倒还大方气派。”众人听了，都赞道：“是极！二世兄天分高，才情远，不似我们读腐了书的。”贾政笑道：“不当谬奖。他年小，不过以一知充十用，取笑罢了。再俟选拟。”

说着，进入石洞来，只见佳木茏葱，奇花烂灼，一带清流，从花木深处曲折泻于石隙之下。❶这水是人力引来做的。再进数步，渐向北边，❷细极。后文所以云进贾母卧房后之角门，是诸钗日相来往之境也。后文又云，诸钗所居之处，只在西北一带，最近贾母卧室之后，皆从此“北”字而来。平坦宽豁，两边飞楼插空，雕甍绣槛，皆隐于山坳树杪之间。俯而视之，则清溪泻雪，石磴穿云，❸前已写山至宽处，此则由低处至高处，各景皆遍。白石为栏，环抱池沿，石桥三港，兽面衔吐。桥上有亭。❹前已写山写石，今则写池写楼，各景皆遍。贾政与诸人上了亭子，倚栏坐了，❶此亭大抵四通八达，为诸小径之咽喉要路。因问：“诸公以何题此？”诸人都道：“当日欧阳公《醉翁亭记》有云：‘有亭翼然。’就名‘翼然’。”贾政笑道：“‘翼然’虽佳，但此亭压水而成，还须偏于水题方称。依我拙裁，欧阳公之‘泻出于两峰之间’，竟用他这一个‘泻’字。”有一客道：“是极，是极。竟是‘泻玉’二字妙。”贾政拈髯寻思，因抬头见宝玉侍侧，便笑命他也拟一个来。宝玉听说，连忙回道：“老爷方才所议已是。但是如今追究了去，似乎当日欧阳公题酿泉用一‘泻’字则妥，今日此泉若亦用‘泻’字，则觉不妥。况此处虽为省亲驻蹕别墅，亦当入于应制之例，用此等字眼，亦觉粗陋不雅。求再拟较此蕴藉含蓄者。”贾政笑道：“诸公听此论若如？方才众人编新，你又说不如述古；如今我们述古，你又说粗陋不妥。你且说你的来我听。”宝玉道：“有用‘泻玉’二字，则莫若‘沁芳’❷真新雅。二字，❸果然。岂不新雅？”贾政拈髯点头不语。❹六字是严父大露悦容也。壬午春。众人都忙迎合，赞宝玉才情不凡。贾政道：“匾上二字容易，再作一副七言对联来。”宝玉听说，立于亭上，四顾一望，便机上来，乃念道：

绕堤柳借三篙翠，❶要紧，贴切水字。

隔岸花分一脉香。[庚]恰极，工极！绮靡秀媚，香奁正体。

贾政听了，点头微笑。众人先称赞不已。

于是出亭过池，一山一石，一花一木，莫不着意观览。[庚]浑写两句，已见经行处愈远，更至北一路矣。忽抬头看见前面一带粉垣，里面数楹修舍，有千百竿翠竹遮映。众人都道：“好个所在！”[庚]此方可为颦儿之居。于是大家进入，只见入门便是曲折游廊，[庚]不犯超手游廊。阶下石子漫成甬路。上面小小两三间房舍，一明两暗，里面都是合着地步打就的床几椅案。从里间房内又得一小门，出去则是后院，有大茉莉花兼着芭蕉。又有两间小小退步。后院墙下忽开一隙，得泉一派，开沟仅尺许，灌入墙内，绕阶缘屋至前院，盘旋竹下而出。

贾政笑道：“这一处[庚]一处。还罢了。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读书，不枉虚生一世。”说毕，看着宝玉，唬的宝玉忙垂了头。[庚]点一笔。众客忙用话开释，[庚]客不可不有。又说道：“此处的匾该题四个字。”贾政笑问：“那四字？”一个道是“淇水遗风。”贾政道：“俗。”[庚]余亦如此。又一个“睢园雅迹”。贾政道：“也俗。”贾珍笑道：“还是宝兄弟拟一个来。”[庚]又换一章法。壬午春。贾政道：“他未曾作，先要议论人家的好歹，可见就是个轻薄人。”[庚]知子者莫如父。众客道：“议论的极是，其奈他何。”贾政忙道：“休如此纵了他。”因命他道：“今日任你狂为乱道，先设议论来，然后方许你作。[庚]又一格式，不然，不独死板，且亦大失严父素体。[庚]于作诗文时，虽政老亦有如此令旨，可知严父亦无可奈何也。不学纨绔来看。畸笏。方才众人说的，可有使得的？”宝玉见问，答道：“都似不妥。”[庚]明知是故意要他搬驳议论，落得肆行施展。贾政冷笑道：“怎么不妥？”宝玉道：“这是第一处行幸之处，必须颂圣方可。若用四字的匾，又有古人现成的，何必再作。”贾政道：“难道‘淇水’‘睢园’不是古人的？”宝玉道：“这太板腐了。莫若‘有凤来仪’四字。”[庚]果然，妙在双关暗合。众人都哄然叫妙。贾政点头道：“畜生，畜生，可谓‘管窥蠡测’矣。”因命：“再题一联来。”宝玉便念道：

宝鼎茶闲烟尚绿，[庚]“尚”字妙极！不必说竹，然恰恰是竹中精舍。

幽窗棋罢指犹凉。[庚]“犹”字妙！“尚绿”、“犹凉”四字，便如置身于森森万竿之中。

贾政摇头说道：“也未见长。”说毕，引众人出来。

方欲走时，忽又想起一事来，[庚]不板。因问贾珍道：“这些院落房宇并几案桌椅都算有了，[庚]此一顿少不得。还有那些帐幔帘子并陈设玩器古董，可也都是一处一处合式配就的？”[庚]大篇长文，不如此顿，则成何话说？贾珍回道：“那陈设的东西早已添了许多，自然临期合式陈设。帐幔帘子，昨日听见琏兄弟说，还不全。那原是

一起工程之时就画了各处的图样，量准尺寸，就打发人办去的。想必昨日得了一半。”^㉔补出近日忙冗，千头万绪景况。贾政听了，便知此事不是贾珍的首尾，便令人去唤贾琏。

一时贾琏赶来。^㉕写出忙冗景况。贾政问他共有几种，现今得了几种，尚欠几种。贾琏见问，忙向靴桶内取靴掖内装的一个纸折略节来，^㉖细极！从头至尾，誓不作一笔安逸苟且之笔。看了一看，回道：“妆^㉗一字一句。、蟒、绣、堆，刻丝、弹墨^㉘二字一句。，并各色绸绫大小幔子一百二十架，昨日得了八十架，下欠四十架。帘子二百挂，昨日俱得了。外有猩猩毡帘二百挂，金丝藤红漆竹帘二百挂，墨漆竹帘二百挂，五彩线络盘花帘二百挂，每样得了一半，也不过秋天都全了。椅搭、桌围、床裙、桌套，每分一千二百件，也有了。”

一面走，一面说，^㉙是极！倏尔青山斜阻。^㉚“斜”字细，不必拘定方向。诸钗所居之处，若稻香村、潇湘馆、怡红院、秋爽斋、蘅芜苑等，都相隔不远，究竟只在一隅。然处置得巧妙，使人见其千邱万壑，恍然不知所穷，所谓会心处不在乎远。大抵一山一水，一木一石，全在人之穿插布置耳。转过山怀中，隐隐露出一带黄泥筑就矮墙，墙头上皆用稻茎掩护。^㉛配的好！有几百株杏花，如喷火蒸霞一般。里面数楹茅屋。外面却是桑、榆、槿、柘，各色树稚新条，随其曲折，编就两溜青篱。篱外山坡之下，有一土井，旁有桔槔辘轳之属。下面分畦列亩，佳蔬菜花，漫然无际。^㉜阅至此，又笑别部小说中，一万个花园中，皆是牡丹亭、芍药圃、雕栏画栋、琼榭朱楼，略不见差别。

贾政笑道：“倒是此处有些道理。固然系人力穿凿，此时一见，未免勾引起我归农之意。^㉝极热中偏以冷笔点之，所以为妙。我们且进去歇息歇息。”说毕，方欲进篱门去，忽见路旁有一石碣，亦为留题之备。^㉞更恰当。若有悬额之处，或再用镜面石，岂复成文哉？忽想到“石碣”二字，又托出许多郊野气色来，一肚皮千邱万壑，只在这石碣上。^㉟真妙真新。众人笑道：“更妙，更妙！此处若悬匾待题，则田舍家风一洗尽矣。立此一碣，又觉生色许多，非范石湖田家之咏不足以尽其妙。”^㊱客不可不养。^㊲赞得是，这个箴翁有些意思。贾政道：“诸公请题。”众人道：“方才世兄有云，‘编新不如述旧’，此处古人已道尽矣，莫若直书‘杏花村’妙极。”贾政听了，笑向贾珍道：“正亏提醒了我。此处都妙极，只是还少一个酒幌，明日竟作一个，不必华丽，就依外面村庄的式样作来，用竹竿挑在树梢。”贾珍答应了，又回道：“此处竟还不可养别的雀鸟，只是买些鹅鸭鸡类，才都相称了。”贾政与众人都道：“更妙。”贾政又向众人道：“‘杏花村’固佳，只是犯了正名，村名直待请名方可。”众客都道：“是呀。如今虚的，便是什么字样好？”大家想着，宝玉却等不得了，^㊳又换一格方不板。也不

等贾政的命，【庚】忘情有趣。便说道：“旧诗有云：‘红杏梢头挂酒旗。’如今莫若‘杏帘在望’【庚】妙在一‘在’字。四字。”众人都道：“好个‘在望’！又暗合‘杏花村’意。”宝玉冷笑道：“【庚】忘情最妙。‘村名若用‘杏花’二字，则俗陋不堪了。又有古人诗云：‘柴门临水稻花香。’何不就用‘稻香村’的妙？”众人听了，亦发哄声拍手道：“妙！”贾政一声喝断：“无知的业障！【庚】爱之至，喜之至，故作此语。作者至此，宁不笑杀？壬午春。你能知道几个古人，能记得几首熟诗，也敢在老先生前卖弄！你方才那些胡说的，不过是试你的清浊，取笑而已，你就认真了！”说着，引众人步入茆堂，里面纸窗木榻，富贵气象一洗皆尽。贾政心中自是喜欢，却瞅宝玉道：“此处如何？”众人见问，都忙悄悄的推宝玉，教他说好。宝玉不听人言，便应声道：“不及‘有凤来仪’多矣。”【庚】公然自定名，妙！贾政听了道：“无知的蠢物！你只知朱楼画栋，恶赖富丽为佳，那里知道这清幽气象。终是不读书之过！”宝玉忙答道：“老爷教训的固是，但古人常云‘天然’二字，不知何意？”

众人见宝玉牛心，都怪他呆痴不改。今见问“天然”二字，众人忙道：“别的都明白，为何连‘天然’不知？‘天然’者，天之自然而有，非人力之所成也。”宝玉道：“却又来！此处置一田庄，分明见得人力穿凿扭捏而成。远无邻村，近不负郭，背山山无脉，临水水无源，高无隐寺之塔，下无通市之桥，峭然孤出，似非大观。争似先处有自然之理，得自然之气，虽种竹引泉，亦不伤于穿凿。古人云‘天然图画’四字，正畏非其地而强为其地，非其山而强为其山，虽百般精而终不相宜……”未及说完，贾政气的喝命：“叉出去！”刚出去，又喝命：“回来！”命再题一联：“若不通，一并打嘴！”【庚】所谓“奈何他不得”也，呵呵！畸笏。宝玉只得念道：

新涨绿添浣葛处，【庚】采《诗》颂圣最恰当。

好云香护采芹人。【庚】采《风》采《雅》都恰当。然冠冕中又不失香奁格调。

贾政听了，摇头说：“更不好。”一面引人出来，转过山坡，穿花度柳，抚石依泉，过了茶蘼架，再入木香棚，越牡丹亭，度芍药圃，入蔷薇院，出芭蕉坞，盘旋曲折。【庚】略用套语一束，与前顿破格不板。忽闻水声潺潺，泻出石洞，上则萝薜倒垂，下则落花浮荡。【庚】仍是沁芳溪矣，究竟基址不大，全是曲折掩隐之巧可知。众人都道：“好景，好景！”贾政道：“诸公题以何名？”众人道：“再不必拟了，恰恰乎是‘武陵源’三个字。”贾政笑道：“又落实了，而且陈旧。”众人笑道：“不然就用‘秦人旧舍’四字也罢了。”宝玉道：“这越发过露了。‘秦人旧舍’说避乱之意，如何使得？莫若‘蓼汀花溆’四字。”贾政听了，更批胡说。

于是进港洞时，又想起有船无船。贾珍道：“采莲船共四只，座船一只，如

今尚未造成。”贾政笑道：“可惜不得入了。”贾珍道：“从山上盘道亦可进去。”说毕，在前导引，大家攀藤抚树过去。只见水上落花愈多，其水愈清，溶溶荡荡，曲折萦纡。池边两行垂柳，杂着桃杏，遮天蔽日，真无一些尘土。忽见柳阴中又露出一个折带朱栏板桥来，【夹】此处才见一朱粉字样。绿柳红桥，此等点缀亦不可少。后文写芦雪广则曰蜂腰板桥，都施之得宜，非一幅死稿也。度过桥去，诸路可通，【夹】补四字，细极！不然后文宝钗来往，则将日日爬山越岭矣。记清此处，则知后文宝玉所行常径，非此处也。便见一所清凉瓦舍，一色水磨砖墙，清瓦花堵。那大主山所分之脉，【夹】两见大主山，稻香村又云怀中，不写主山，而主山处处映带连络不断可知矣。皆穿墙而过。【夹】好想。

贾政道：“此处这所房子，无味的很。”【夹】先故顿此一笔，使后文愈觉生色，未扬先抑之法。盖叙、颦对峙有甚难写者。因而步入门时，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珑山石来，四面群绕各式石块，竟把里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，而且一株花木也无。【夹】更奇妙！只见许多异草：或有牵藤的，或有引蔓的，或垂山巅，或穿石隙，甚至垂檐绕柱，萦砌盘阶，【夹】更妙！或如翠带飘摇，或如金绳盘屈，或实若丹砂，或花如金桂，味芬气馥，非花香之可比。【夹】前三处皆还在人意之中，此一处则今古书中未见之工程也。连用几“或”字，是从昌黎《南山诗》中学得。贾政不禁道：“有趣！”【夹】前有“无味”二字，及云“有趣”二字，更觉生色，更觉重大。只是不大认识。”有的说：“是薛荔藤萝。”贾政道：“薛荔藤萝不得如此异香。”宝玉道：“果然不是。这些之中也有藤萝薛荔，那香的是杜若蘅芜，那一种大约是茝兰，这一种大约是清葛，那一种是金？草，这一种是玉簪藤，红的自然是紫芸，绿的定是青芷。”【夹】金？草，见《字汇》。玉簪，见《楚辞》“菝葜杂于蕙蒸”。茝、葛、芸、芷，皆不必注，见者太多。此书中异物太多，有人生之未闻未见者，然实系所有之物，或名差理同者亦有之。想来《离骚》《文选》等书上所有的那些异草，也有叫作什么藿薜姜蓀的，也有叫什么纶组紫绛的，还有石帆、水松、扶留等样，【夹】左太冲《吴都赋》。又有叫什么绿萼的，还有什么丹椒、蘼芜、风连。【夹】以上《蜀都赋》。如今年深岁改，人不能识，故皆像形夺名，渐渐的唤差了，也是有的。”【夹】自实注一笔，妙！未及说完，贾政喝道：“谁问你来！”【夹】又一样止法。唬的宝玉倒退，不敢再说。

贾政因见两边俱是超手游廊，便顺着游廊步入。只见上面五间清厦连着卷棚，四面出廊，绿窗油壁，更比前几处清雅不同。贾政叹道：“此轩中煮茶操琴，亦不必再焚名香矣。”【夹】前二处，一曰“月下读书”，一曰“勾引起归农之意”，此则“操琴煮茶”，断语皆妙。此造已出意外，诸公必有佳作新题以颜其额，方不负此。”众人笑道：“再莫若‘兰风蕙露’贴切了。”贾政道：“也只好用这四字。其联若何？”一人道：“我

倒想了一对，大家批削改正。”念道是：

麝兰芳霭斜阳院，
杜若香飘明月洲。

众人道：“妙则妙矣，只是‘斜阳’二字不妥。”那人道：“古人诗云：‘靡芜满手泣斜晖’。”众人道：“颓丧，颓丧。”又一人道：“我也有一联，诸公评阅评阅。”因念道：

三径香风飘玉蕙，
一庭明月照金兰。【夹】此二联皆不过为钓宝玉之饵，不必认真批评。

贾政拈髯沉吟，意欲也题一联。忽抬头见宝玉在旁不敢则声，因喝道：“怎么你应说话时又不说了？还要等人请教你不成！”宝玉听说，便回道：“此处并没有什么‘兰麝’、‘明月’、‘洲渚’之类，若要这样着迹说来，就题二百联也不能完。”贾政道：“谁按着你的头，叫你必定说这些字样呢？”宝玉道：“如此说，匾上则莫若‘蘅芷清芬’四字。对联则是：

吟成豆蔻才犹艳，
睡足酴醾梦也香。”【夹】实佳。

贾政笑道：“这是套的‘书成蕉叶文犹绿’，不足为奇。”众客道：“李太白‘凤凰台’之作，全套‘黄鹤楼’，【夹】这一位蓑翁更有意思。只要套得妙。如今细评起来，方才这一联，竟比‘书成蕉叶’尤觉幽娴活泼。视‘书成’之句，竟似套此而来。”贾政笑说：“岂有此理！”

说着，大家出来。行不多远，则见崇阁巍峨，层楼高起，面面琳宫合抱，迢迢复道萦纡，青松拂檐，玉栏绕砌，金辉兽面，彩焕螭头。贾政道：“这是正殿了。”【夹】想来此殿在园之正中。按园不是殿方之基，西北一带通贾母卧室后，可知西北一带是多宽出一带来的，诸钗始便于行也。只是太富丽了些。众人都道：“要如此方是。虽然贵妃崇节尚俭，天性恶繁悦朴，【夹】写出贾妃身分天性。然今日之尊，礼仪如此，不为过也。”一面说，一面走，只见正面【夹】正面，细。现出一座玉石牌坊来，上面龙蟠螭护，玲珑凿就。贾政道：“此处书以何文？”众人道：“必是‘蓬莱仙境’方妙。”贾政摇头不语。宝玉见了这个所在，心中忽有所动，寻思起来，【夹】一路顺顺逆逆，已成千邱万壑之景，若不有此一段大江截住，直成一盆景矣。作者从何落笔着想！倒像那里曾见过的一般，却一时想不起那年月日的事了。【夹】仍归于葫芦一梦之太虚玄境。贾政又命他作题，宝玉只顾细思前景，全无心于此了。众人不知其意，只当他受了这半日的折磨，精神耗散，才尽辞穷了；再要考难逼迫，着了急，或生出事来，倒不便。遂忙都劝贾政：

“罢，罢，明日再题罢了。”贾政心中也怕贾母不放心，【庚】一笔不漏。遂冷笑道：“你这畜生，也竟有不能之时了。也罢，限你一日，明日若再不能，我定不饶。这是要紧之处，更要好生作来！”

说着，引入出来，再一观望，原来自进门起，所行至此，才游了十之五六。【庚】总住，妙！伏下后文所补等处。若都入此回写完，不独太繁，使后文冷落，亦且非《石头记》之笔。又值人来回，有雨村处遣人来回话。【庚】又一紧收，不能终局也。此处渐渐写雨村亲切，正为后文地步。伏脉千里，横云断岭法。贾政笑道：“此数处不能游了。虽如此，到底从那一边出去，纵不能细观，也可稍览。”说着，引众客行来，至一大桥前，水如晶帘一般奔入。原来这桥便是通外河之闸，引泉而入者。【庚】写出水源，要紧之极！近之画家着意于山，苦不讲水。又造园囿者，唯知弄莽憨顽石、壅笨冢，辄谓之景，皆不知水为先着。此园大概一描，处处未尝离水，盖又未写明水之从来，今终补出，精细之至！贾政因问：“此闸何名？”宝玉道：“此乃沁芳泉之正源，就名‘沁芳闸’。”【庚】究竟只一脉，赖人力引导之功，园不易造，景非泛写。贾政道：“胡说！偏不用‘沁芳’二字。”【庚】此以下皆系文终之馀波，收的方不突。

于是一路行来，或清堂茅舍，或堆石为垣，或编花为牖，或山下得幽尼佛寺，或林中藏女道丹房，或长廊曲洞，或方厦圆亭，贾政皆不及进去。【庚】伏下栊翠庵、芦雪广、凸碧山庄、凹晶溪馆、暖香坞等诸处，于后文一段一段补之，方得云龙作雨之势。因说半日腿酸，未尝歇息，忽又见前面又露出一所院落来，【庚】问卿此居，比大荒山若何？贾政笑道：“到此可要进去歇息歇息了。”说着，一径引人绕着碧桃花，【庚】怡红院如此写来，用无意之笔，却是极精细文字。穿过一层竹篱花障编就的月洞门，【庚】未写其居，先写其境。俄见粉墙环护，绿柳周垂。【庚】与“万竿修竹”遥映。贾政与众人进去，一入门，两边都是游廊相接。院中点衬几块山石，一边种着数本芭蕉；那一边乃是一颗西府海棠，其势若伞，丝垂翠缕，葩吐丹砂。众人赞道：“好花，好花！从来也见过许多海棠，那里有这样妙的。”贾政道：“这叫作‘女儿棠’，【庚】妙名。乃是外国之种。俗传系出‘女儿国’中，【庚】出自政老口中，奇特之至！云彼国此种最盛，亦荒唐不经之说罢了。”【庚】政老应如此语。众人笑道：“然虽不经，如何此名传久了？”宝玉道：“大约骚人咏士，以花之色红晕若施脂，轻弱似扶病，【庚】体贴的切，故形容的妙。【庚】十字若海棠有知，必深深谢之。大近乎闺阁风度，所以以‘女儿’命名。想因被世间俗恶听了，他便以野史纂入为证，以俗传俗，以讹传讹，都认真了。”【庚】不独此花，近之谬传者不少，不能悉道，只借此花数语驳尽。众人都摇身赞妙。

一面说话，一面都在廊外抱厦下打就的榻上坐了。【庚】至阶又至檐，不肯轻易写过。

贾政因问：“想几个什么新鲜字来题此？”一客道：“‘蕉鹤’二字最妙。”又一个道：“‘崇光泛彩’方妙。”贾政与众人都道：“好个‘崇光泛彩’！”宝玉也道：“妙极。”又叹：“只是可惜了。”众人问：“如何可惜？”宝玉道：“此处蕉棠两植，其意暗蓄‘红’‘绿’二字在内。若只说蕉，则棠无着落；若只说棠，蕉亦无着落。固有蕉无棠不可，有棠无蕉更不可。”贾政道：“依你如何？”宝玉道：“依我，题‘红香绿玉’四字，方两全其妙。”贾政摇头道：“不好，不好！”

说着，引入进入房内。只见这几间房内收拾的与别处不同，（庚）特为青埂峰下凄凉与别处不同耳。竟分不出间隔来的，（丑）新奇希见之式。原来四面皆是雕空玲珑木板，或“流云百蝠”，或“岁寒三友”，或山水人物，或翎毛花卉，或集锦，或博古，（丑）花样周全之极！然必用下文者，正是作者无聊，摆出新异笔墨，使观者眼目一新。所谓集小说之大成，游戏笔墨，雕虫之技，无所不备，可谓善戏者矣。又供诸人同同一戏，妙极！或（丑）金、玉篆文是可考正篆，今则从俗花样，真是醒睡魔。其中诗词雅谜以及各种风俗学问，一概不必究，只据此等处便是一绝。各种花样，皆是名手雕镂，五彩销金嵌宝的。（丑）至此方见一朱彩之处，亦必如此式方可。可笑近之园庭，行动便以粉油从事。一榻一榻，或有贮书处，或有设鼎处，或安置笔砚处，或供花设瓶、安放盆景处，其榻各式各样，或天圆地方，或葵花蕉叶，或连环半壁。真是花团锦簇，剔透玲珑。倏尔五色纱糊就，竟系小窗；倏尔彩绦轻覆，竟系幽户。（丑）精工之极！且满墙满壁，皆系随依古董玩器之形抠成的槽子。诸如琴、剑、悬瓶、（丑）悬于壁上之瓶也。桌屏之类，虽悬于壁，却都是与壁相平的。（丑）皆系人意想不到、目所未见之文。若云拟编虚想出来，焉能如此？一段极清极细。后文鸳鸯瓶、紫玛瑙碟、西洋酒、（令）[金]自行船等文，不必细表。众人都赞：“好精致想头！难为怎么想来？”（丑）谁不如此赞？

原来贾政等走了进来，未进两层，便都迷了旧路，左瞧也有门可通，右瞧又有窗暂隔，及到了跟前，又被一架书挡住。回头再走，又有窗纱明透，门径可行；及至门前，忽见迎面也进来了一群人，都与自己形相一样，——却是一架玻璃大镜相照。及转过镜去，（庚）石兄迷否？一发见门子多了。（庚）所谓“（投投）[头头]是道”是也。贾珍笑道：“老爷随我来。从这门出去，便是后院，从后院出去，倒比先近了。”说着，又转了两层纱厨锦榻，果得一门出去，（庚）此方便门也。院中满架蔷薇、宝相。转过花障，则见清溪前阻。（丑）又写水。众人诧异：“这股水又是从何而来？”贾珍遥指道：“原从那闸起流至那洞口，从东北山坳里引到那村庄里，又开一道岔口，引到西南上，共总流到这里，仍旧合在一处，（庚）于怡红院总一园之水，是书中大立意。从那墙下出去。”众人听了，都道：“神妙之极！”说着，忽见大山阻路。众人都道：“迷

了路了。”贾珍笑道：“随我来。”仍在前导引，众人随他，直由山脚边忽一转，便是平坦宽阔大路，庚侧众善归缘，自然有平坦大道。豁然大门前见。乙夹可见前进来是小路，此云忽一转，便是平坦宽阔之正甬路也，细极！众人都道：“有趣，有趣，真搜神夺巧之至！”于是大家出来。庚眉以上可当《大观园记》。

那宝玉一心只记挂着里边，又不见贾政吩咐，少不得跟到书房。贾政忽想起他来，方喝道：“你还不去？难道还逛不足！庚侧冤哉冤哉！也不想逛了这半日，老太太必悬挂着。快进去，疼你也白疼了。”乙夹如此去法，大家严父风范，无家法者不知。宝玉听说，方退了出来。

戚总评：好将富贵回头看，总有文章如意难。零落机缘君记去，黄金万斗大观摊。

按：己、庚本第十七至十八回未分回，直接题为“第十七回至十八回”，其余诸本则均已分回。为兼顾戚、蒙本的回前回后批，本校本仍予分回。

列、舒、辰、杨诸本此处多“湘妃竹帘二百挂”一句。

《文选·左思〈吴都赋〉》“姜蓴”作“姜汇”。但本书引用古籍多有改动者，此处作“姜蓴”亦通，故不校改。

第二十四回 魇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灵玉蒙蔽遇双真

■有缘的，推不开；知心的，死不改。纵然是通灵神玉也遭尘败。梦里徘徊，醒后疑猜，时时兜底上心来。怕人窥破笑盈腮，独自无言偷打咳。这的是、前生造定今生债。

话说红玉情思缠绵，忽朦胧睡去，见贾芸要拉他，却回身一跑，被门槛子绊了一跤，唬醒过来，方知是梦。因此翻来覆去，一夜无眠。至次日天明，方才起来，就有几个丫头来会他去打扫屋子地，提洗脸水。这红玉也不梳洗，向镜中胡乱挽了一挽头发，洗了洗手，腰内束了一条汗巾子，便来扫地。

谁知宝玉昨儿见了红玉，也就留了心。若要直点名唤他来使用，一则怕袭人等寒心；■侧是宝玉心中想，不是袭人沾酸。二则又不知红玉是何等行为，若好还罢了，■侧不知“好”字是如何讲？答曰：在“何等行为”四字上看便知，玉兄每情不情，况有情者乎？若不好起来，那时倒不好退送的。因此心中闷闷的，一早起来也不梳洗，只坐着出神。一时下了窗子，隔着纱屉子，向外看的真切，只见好几个丫头在那里扫地，都擦胭抹粉，簪花插柳的，■侧八字写尽蠢鬟，是为衬红玉，亦如用豪贵人家浓妆艳饰插金戴银的衬宝钗、黛玉也。独不见昨儿那一个。宝玉便靸了鞋，晃出了房门，只装着看花儿，这里瞧瞧，那里望望，■侧文字有层次。一抬头，只见西南角上游廊底下栏杆外，似有一个人在那里倚着，却恨面前有一株海棠花遮着，看不真切。■侧余所谓此书之妙，皆从诗词句中翻出者，皆系此等笔墨也。试问观者，此非“隔花人远天涯近”乎？可知上几回非余妄拟也。只得又转了一步，仔细一看，可不是昨儿的那个丫头在那里出神？待要迎上去，又不好去的。正想着，忽见碧痕来催他洗脸，只得进去了。不在话下。

却说红玉正自出神，忽见袭人招手叫他，■侧此处方写出袭人来，是衬贴法。只得走来。袭人道：“你到林姑娘那里去，把他们的喷壶借来使使，我们的还没有收拾了来呢。”红玉答应了，便往潇湘馆去。正走上翠烟桥，抬头一望，只见山坡上高处

都拦着帷幕，方想起今儿有匠人在里头种树。因转身一望，只见那边远远的一簇人在那里掘土，贾芸正坐在山子石上。红玉待要过去，又不敢过去，只得闷闷的向潇湘馆取了喷壶回来，无精打彩，自向房内倒着去。众人只说他一时身上不快，都不理论。【甲侧】文字到此一顿，狡猾之甚。

展眼过了一日，【甲侧】必云“展眼过了一日”者，是反衬红玉“捱一刻似一夏”也，知乎？原来次日就是王子腾夫人的寿诞，那里原打发人来请贾母王夫人的，王夫人见贾母不去，自己也便不去了。【甲侧】所谓一笔两用也！倒是薛姨妈同凤姐儿并贾家三个姊妹、宝钗、宝玉一齐都去了，至晚方回。

且说王夫人见贾环下了学，便命他来抄个《金刚咒》【甲侧】用《金刚咒》引五鬼法。唸诵。那贾环在王夫人炕上坐了，命人点上灯，拿腔作势的抄写。【甲侧】小人乍得意者齐来一玩。一时叫彩云倒茶来，一时又叫玉钏儿来剪剪灯花，一时又说金钏儿挡了灯影。众丫头们素日厌恶他，都不答理。只有彩霞还和他合的来，【甲侧】暗中又伏一风月之隙。倒了一钟茶来递与他。见王夫人和人说话儿，便悄悄的向贾环说道：“你安些分罢，何苦讨这个厌呢。”贾环道：“我也知道了，你别哄我。如今你和宝玉好，把我不答理，我也看出来了。”彩霞咬着嘴唇，向贾环头上戳了一指头，说道：“没良心的！才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”【甲侧】风月之情，皆系彼此业障所牵。虽云“惺惺惜惺惺”，但亦从业障而来。蠢妇配才郎，世间固不少，然俏女慕村夫者尤多，所谓业障牵魔，不在才貌之论。【庚】此等世俗之言，亦因人而用，妄极当极！壬午孟夏，雨窗。畸笏。

两人正说着，只见凤姐来了，拜见过王夫人。王夫人便一长一短的问他，今儿是那几位堂客在那里，戏文如何，酒席好歹等话。说了不多几句，宝玉也来了，进门见了王夫人，不过规规矩矩说了几句话，【甲侧】是大家子弟模样。便命人除去抹额，脱了袍服，拉了靴子，便一头滚在王夫人怀内。【甲侧】余几几失声哭出。王夫人使用手满身满脸摩挲抚弄他，【甲侧】普天下幼年丧母者齐来一哭。宝玉也搬着王夫人的脖子说长道短的。【甲侧】慈母娇儿写尽矣。王夫人道：“我的儿，你又吃多了酒，脸上滚热。你还只是揉搓，一会闹上酒来。还不在那里静静的倒一会子呢。”说着，便叫人拿个枕头来。宝玉听了便下来，在王夫人身后倒下，又叫彩霞来替他拍着。宝玉便和彩霞说笑，只见彩霞淡淡的不大答理，两眼睛只向贾环处看。宝玉便拉他的手笑道：“好姐姐，你也理我一理儿呢。”彩霞夺了手道：“再闹，我就嚷了。”

二人正说，原来贾环听的见，素日原恨宝玉，如今又见他和彩霞厮闹，心中越发按不下这口毒气。虽不敢明言，却每每暗中算计，【甲侧】已伏金钏回矣。只是不得下手。今儿相离甚近，便要用蜡灯里的滚油烫他一下。因而故意装作失手，把那一盏

油汪汪的蜡灯向宝玉脸上只一推。只听宝玉“嗷哟”了一声，满屋人都唬一跳。连忙把地下的戳灯挪过来，又将里外屋的拿了三四盏看时，只见宝玉满脸满头都是蜡油。王夫人又急又气，一面命人来给宝玉擦洗，一面又骂贾环。凤姐三步两步跑上炕去，给宝玉收拾着，【甲侧】阿凤活现纸上。一面笑道：“老三还是这样慌脚鸡似的，我说你上不得高台板。赵姨娘时常也该教导教导他才是。”【庚侧】为下文紧一步。一句话提醒了王夫人，王夫人便不骂贾环，便叫过赵姨娘来骂道：“养出这样不知道理、下流黑心种子来，也不管管！几番几次我都不理论，【甲侧】补出素日来。你们倒得了意了，这不益发上来了！”

那赵姨娘素日虽然也常怀嫉妒之心，不忿凤姐宝玉两个，也不敢露出来；如今贾环又生了事，受这场恶气，不但吞声承受，而且还要替宝玉来收拾。只见宝玉左边脸上烫了一溜燎泡，幸而眼睛没动。王夫人看了，又是心疼，又怕明日贾母问怎么回答，急的又把赵姨娘数落一顿。【甲侧】总是为楔紧“五鬼”一回文字。然后又安慰了宝玉一回，又命取败毒消肿药来敷上。宝玉道：“有些疼，还不妨事。明儿老太太问，就说是我自己烫的罢了。”凤姐笑【甲侧】两笑，坏极。【庚】为五鬼法作引，非泛文也。雨窗。道：“便说自己烫的，【甲侧】玉兄自是悌弟之心性，一叹。也要骂人为什么不小心看着，叫你烫了！横竖有一场气生，到明儿凭你怎么说去罢。”【甲侧】坏极！总是调唆口吻，赵氏宁不觉乎？王夫人命人好生送了宝玉回房，袭人等见了，都慌的了不得。

林黛玉见宝玉出了一天门，就觉得闷闷的，没个可说话的人。至晚正打发人来问了两三遍回来没有，这遍方才说回来，偏生又烫了脸。林黛玉便赶着来瞧，只见宝玉正拿镜子照呢，左边脸上满满的敷着一脸药。黛玉只当烫的十分利害，忙上来问怎么烫了，要瞧瞧。宝玉见他来了，忙把脸遮着，摇手不肯叫他看。知道他的癖性喜洁，见不得这些东西。【甲】写宝玉文字，此等方是正经笔墨。林黛玉自己也知道有这件癖性，【甲】写林黛玉文字，此等方是正经笔墨。故二人文字虽多，如此等暗伏淡写处亦不少，观者实实看不出。知道宝玉的心内怕他嫌脏，【甲侧】二人纯用体贴功夫。【甲】将二人一并，真真写他二人之心玲珑七窍。因笑道：“我瞧瞧烫了那里了，有什么遮着藏着的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就凑上来，强搬着脖子瞧了一瞧，问疼的怎么样。宝玉道：“也不很疼，养一两日就好了。”黛玉坐了一回，闷闷的回房去了。一宿无话。次日，宝玉见了贾母，虽然自己承认是自己烫的，不与别人相干，免不得贾母又把跟从的人骂一顿。【甲侧】此原非正文，故草草写来。

过了一日，就有宝玉寄名的干娘马道婆进荣国府来请安。见了宝玉，唬了一跳，问起原故，说是烫的，便点头叹惜一回，又向宝玉脸上用指头画了几画，又口

内嘟嘟囔囔的持诵了一回，就说道：“管保你好了，这不过是一时飞灾。”又向贾母道：“祖宗老菩萨，那里知道那经典佛法上说的利害。”【甲侧】一段无伦无理信口开河的浑话，却句句都是耳闻目睹者，并非杜撰而有。作者与余实实经过。大凡那王公卿相人家的子弟，只一生下来，暗中就有许多促狭鬼跟着他，得空便拧他一下，掐一下，或吃饭时打下他的饭碗来，或走着推他一跤，所以往往的那大家子的子孙多有长不大的。”贾母听见如此说，便赶着问：“这可有什么佛法解释没有呢？”马道婆道：“这个容易，只是替他多多作些因果善事也就罢了。再那经上还说，西方有位大光明普照菩萨，专管照耀阴暗邪祟，若有那善男子善女人虔心供奉者，可以永佑儿孙康宁安静，再无惊恐邪祟撞客之灾。”贾母道：“倒不知怎么供奉这位菩萨呢？”马道婆道：“也不值什么，除香烛供养之外，一天多使几斤香油，添在大海灯里。这海灯，就是菩萨的现身法像，昼夜是不敢熄的。”贾母道：“一天一夜也得多少油？明白告诉我，我好作这件功德。”马道婆听说，便笑道：“这也不拘，随施主们心愿舍罢了。像我们庙里，就有好几处的王妃诰命供奉：南安郡王太妃有许多，愿心大，【甲侧】贼婆先用大铺排试之。一天是四十八斤油，一斤灯草，那海灯也只比缸略小些；锦田侯的诰命次一等，一天不过二十四斤；再还有几家，也有五斤的、三斤的、一斤的，都不拘数。那小家子舍不起这些，就是四两半斤，也少不得替他点。”贾母听了，点头思忖。【甲眉】“点头思忖”是量事之大小，非吝嗇也。[壬午夏雨窗，畸笏。] 日费香油四十八斤，每月油二百五十馀斤，合钱三百馀串。为一小儿，如何服众？太君细心若是。马道婆又道：“还有一件，若是为父母尊亲长上点，多舍些不妨；像老祖宗如今为宝玉，若舍多了倒不好，【甲侧】贼道婆！是自“太君思忖”上来，后用如此数语收之，使太君必心悦诚服愿行。贼婆，贼婆，费我作者许多心机摹写也。还怕他禁不起，倒折了福，也不当家。要舍，大则七斤，小则五斤，也就是了。”贾母说：“既这样，你便一日五斤合准了，每月来打趸关了去。”马道婆念了一声“阿弥陀佛，慈悲大菩萨”。贾母又命人来吩咐道：“以后大凡宝玉出门的日子，拿几串钱交给他小子们带着，遇见僧道穷苦之人好施舍的。”说毕，那马道婆又坐了一回，便又往各院各房问安，闲逛了一回。

一时来至赵姨娘房内，【甲侧】有“各院各房”，接此方不觉突然。二人见过，赵姨娘叫小丫头倒了茶来与他吃。马道婆因见炕上堆着些零碎绸缎弯角，赵姨娘正粘鞋呢。马道婆道：“可是我正没有鞋面子。”【甲侧】见者有分是也。赵奶奶你有零碎缎子，不拘什么颜色，弄一双给我。”赵姨娘听说，叹口气道：“你瞧瞧，那里头还有那一块是成样的？成样的东西，也到不了我手里来！有的没的都在那里，你不嫌，就挑两块子去。”那马道婆见说，果真挑了两块袖起来。

赵姨娘问道：“可是前儿我送了五百钱去，在药王跟前上供，你可收了没有？”马道婆道：“早已替你上了供了。”赵姨娘叹口气道：“阿弥陀佛！我手里但凡从容些，也时常的上个供，只是心有馀力量不足。”马道婆道：“你只放心，将来熬的环哥儿大了，得个一官半职，那时你要做多大的功德不能？”赵姨娘听了，鼻子里笑了一声，道：“罢，罢，再别说起。如今就是个样儿，我们娘儿们跟的上那一个？也不是有了宝玉，竟是得了个活龙。他还是小孩子家，长的得人意儿，大人偏疼他些也还罢了；【甲侧】赵姬数语，可知玉兄之身份，况在背后之言。我只不服这个主儿。”【甲侧】活现赵姬。一面说，一面又伸出俩指头来。【甲侧】活现阿凤。马道婆会意，便问道：“可是琏二奶奶么？”赵姨娘唬的忙摇手儿，走到门前，掀帘子向外看看无人，【甲侧】是心胆俱怕破。方进来向马道婆悄悄的說道：“了不得，了不得！提起这个主儿，这一分家私要不教他搬送了娘家去，我就不是个人。”【庚侧】这是妒心正题目。

马道婆见他如此说，便探他口气说道：【庚侧】有隙即入，所谓贼婆，是极！“我还用你说，难道都看不出来？也亏你们心里都不理论，只凭他去。倒也妙。”赵姨娘道：“我的娘，不凭他去，难道谁还敢把他怎么样？”马道婆听说，鼻子里一笑，【庚侧】二笑。半晌说道：“不是我说句造孽的话，你们没本事也难怪。明不敢怎么样，暗里也就算计了，【甲侧】贼婆操必胜之券，赵姬已堕术中，故敢直出明言。可畏可怕！还等到这时候！”赵姨娘听这话有道理，心里暗暗的欢喜，便问道：“怎么暗里算计？我倒有这心，只是没这样的能干人。你若教给我这法子，我大大的谢你。”马道婆听说，这话打拢了一处，他便又故意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！你快休问我，我那里知道这些事。罪过，罪过。”【甲侧】远一步却是近一步。贼婆，贼婆！赵姨娘道：“又来了。你是最肯济困扶危的人，难道就眼睁睁的看着人家来摆布死了我们娘儿两个不成？还是怕我不谢你？”马道婆听如此说，便笑道：“若说我不忍叫你娘儿们受了委屈还犹可，若说‘谢’的这个字，可是你错打了法马了。就便是我希图你的谢，靠你又有什么东西能打动了我？”【甲侧】探谢礼大小是如此说法，可怕可畏！赵姨娘听这话口气松了些，便说道：“你这么个明白人，怎么也糊涂起来了。你若果然法子灵验，把他两个绝了，明日这家私不怕不是我环儿的。那时你要什么不得？”马道婆听说，低了头，半晌说道：“那时候事情妥当了，又无凭据，你还理我呢！”赵姨娘道：“这有何难。如今我虽手里没什么，也零零碎碎攒了几两梯己，还有几件衣服、簪子，你先拿了去。下剩的，我写个欠银子的文契给你，你要什么保人也有，到那时我照数给你。”马道婆道：“果然这样？”赵姨娘道：“这如何撒得谎！”说着便叫过一个心腹婆子来，在耳根底下嘁嘁喳喳说了几句话。【甲侧】所谓狐群狗党，大家难免，看官着眼。那婆子出去了，一时回

来，果然写了个五百两的欠契来。赵姨娘便印了手模，【甲侧】痴妇，痴妇！走到厨柜里将梯己拿了出来，与马道婆看看，道：“这个你先拿了去，做香烛供奉使费，可好不好？”马道婆看看白花花的一堆银子，又有欠契，并不顾青红皂白，【甲侧】有道婆作千娘者来看此句。“并不顾”三字怕杀人。千万件恶事皆从三字生出来。可怕可畏可警，可长存，戒之。满口里应着，伸手先去接了银子掖起来，然后收了欠契。又向裤腰里掏了半晌，掏出十几个纸铰的青脸红发的鬼来，并两个纸人，【甲侧】如此现成，更可怕。【庚侧】如此现成，想贼婆所害之人岂止宝玉、阿凤二人哉？大家太君夫人诫之慎之。递与赵姨娘，又悄悄的道：“把他两个的年庚八字写在这两个纸人身上，一并五个鬼都掖在他们各人的床上就完了。我只在家里作法，自有效验。千万小心，不要害怕！”【甲侧】宝玉乃贼婆之寄名儿，[一样下此毒手，]况阿凤乎？三姑六婆之为害如此，即贾母之神明，在所不免。其他只知吃斋念佛之夫人太君，岂能防范得来？此[系老太君一大病。]作者一片婆心，不避嫌疑，特为写出，使看官再四着眼。吾家儿孙慎之戒之！正才说完，只见王夫人的丫鬟进来找道：“奶奶可在这里，太太等你呢。”二人方散了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黛玉因见宝玉近日烫了脸，总不出门，倒时常在一处说说话儿。这日饭后看了二三篇书，自觉无味，便同紫鹃、雪雁做了一回针线，更觉得烦闷。便倚着房门出了一回神，【甲侧】所谓“闲倚绣房吹柳絮”是也。信步出来，看阶下新进出的稚笋，【甲侧】妙妙！“笋根稚子无人见”，今得颦儿一见，何幸如之。不觉出了院门。一望园中，四顾无人，【甲侧】恐冷落园亭花柳，故有是十数字也。惟见花光柳影，鸟语溪声。【甲侧】纯用画家笔写。林黛玉信步便往怡红院来，只见几个丫头舀水，都在回廊上围着看画眉洗澡呢。【甲侧】闺中女儿乐事。听见房内有笑声，林黛玉便入房中看时，原来是李宫裁、凤姐、宝钗都在这里呢，一见他进来，都笑道：“这不又来了一个。”林黛玉笑道：“今日齐全，倒像谁下帖子请来的。”凤姐道：“前儿我打发人送了两瓶茶叶去，【庚侧】有照应。你往那去了？”黛玉笑道：“哦，可是我倒忘了，【甲侧】该云“我正看《会真记》呢”。一笑。多谢多谢。”凤姐又道：“你尝了可还好不好？”没有说完，宝玉便道：“论理可倒罢了，只是我说不大甚好，可也不知别人尝着怎么样。”宝钗道：“味倒轻，只是颜色不大很好。”【庚侧】二宝答言，是补出诸艳俱领过之文。乙酉冬，雪窗。畸笏老人。凤姐道：“那是暹罗进贡来的。我尝着也没什么趣儿，还不如我每日吃的呢。”黛玉道：“我吃着好。”【甲侧】卿爱因味轻也。卿如何担的起味厚之物耶？宝玉道：“你果然吃着好，把我这个也拿了去罢。”凤姐道：“你真爱吃，我那里还有呢。”林黛玉道：“果真的，我就打发人取去了。”凤姐道：“不用取去，我叫人送来就是了。我明日还有一件事求你，一同打发人送来。”黛玉听了笑道：“你们听听，这是吃了他一点子茶叶，就

来使唤我来了。”凤姐笑道：“倒求你，你倒说这些闲话。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，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？”【甲侧】二玉事，在贾府上下诸人，即看书人、批书人皆信定一段[双]好夫妻，书中常常每每道及。岂其不然，叹叹！【庚侧】二玉之配偶，在贾府上下诸人，即观者、批者、作者皆为无疑，故常常有此等点题语。众人听了都一齐笑起来。【庚侧】我也要笑。

黛玉便红了脸，一声儿也不言语，回过头去了。李宫裁笑向宝钗道：“真真我们二丫头的诙谐是好的。”【庚侧】好赞！该他赞。林黛玉含羞笑道：“什么诙谐，不过是贫嘴贱舌讨人厌恶罢了。”【甲侧】此句还要候查。说着便啐了一口。凤姐笑道：“你别作梦！给我们家作了媳妇，你想想——”便指宝玉道：“你瞧，人物儿、门第配不上，【甲侧】大大一泄，好接后文。还是根基配不上？模样儿配不上，是家私配不上？那一点玷辱了谁呢？”林黛玉便起身要走。宝钗便叫道：“颦儿急了，还不回来坐着。走了倒没意思。”说着便站起来拉住。

只见赵姨娘和周姨娘两个人进来瞧宝玉。李宫裁、宝钗、宝玉等都让他两个坐。独凤姐只和黛玉说笑，正眼也不看他们。宝钗方欲说话时，只见王夫人房内的丫头来说：“舅太太来了，请姑娘奶奶们出去呢。”李宫裁听了，忙叫着凤姐等要走。周、赵两个也忙辞了宝玉出去。宝玉道：“我也不能出去，你们好歹别叫舅母进来。”又道：“林妹妹，你先站一站，我和你说一句话。”凤姐听了，回头向黛玉笑道：“有人叫你说话呢。”说着，便把林黛玉往里一推，和李纨一同去了。

这里宝玉拉着林黛玉的袖子，只是嘻嘻的笑，【庚侧】此刻好看之至！心里有话，只是口里说不出来。【甲侧】是已受镇说不出来，勿得错会了意。此时林黛玉只是禁不住把脸红涨起来了，挣着要走。宝玉忽然“嗳哟”了一声，说：“好头疼！”【甲侧】自黛玉看书起分三段写来，真无容针之空。如夏日乌云四起，疾闪长雷不绝，不知雨落何时，忽然霹雳一声，倾盆大注，何快如之，何乐如之，其令人宁不叫绝！林黛玉道：“该，阿弥陀佛！”【庚侧】黛玉念佛，是吃茶之语在心故也。然摹写神妙，一丝不漏如此。己卯冬夜。只见宝玉大叫一声：“我要死！”将身一纵，离地跳有三四尺高，嘴里乱嚷乱叫，说起胡话来了。林黛玉并丫头们都唬慌了，忙去报知贾母、王夫人等。此时王子腾的夫人也在这里，都一齐来看时，宝玉越发拿刀弄杖，寻死觅活的。贾母、王夫人见了，唬的抖衣乱颤，且“儿”一声“肉”一声恸哭起来。于是惊动众人，连贾赦、邢夫人、贾珍、贾政、贾琏、贾蓉、贾芸、贾萍、薛姨妈、薛蟠并家中一干家人，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众媳妇丫头等，都来园内看视。登时乱麻一般。【甲侧】写玉兄惊动若许人忙乱，正写太君一人之钟爱耳。看官勿被作者瞒过。正都没个主见，只见凤姐儿手持一把明晃晃钢刀砍进园来，见鸡杀鸡，见狗杀狗，见人就要杀人。【甲侧】此处焉用鸡犬？然辉煌富丽，非处家之常也，鸡犬闲闲，始为

儿孙千年之业，故于此处必用“鸡犬”二字，方是一簇腾腾大舍。众人越发慌了。周瑞媳妇忙带着几个有力量的胆壮的婆娘上去抱住，夺下刀来，抬回房去。平儿、丰儿等哭的泪天泪地。贾政等心中也有些烦难，顾了这里，丢不下那里。

别人慌张自不必讲，独有薛蟠更比诸人忙到十分去：【甲侧】写呆兄忙，是愈觉忙中之愈忙，且避正文之絮烦。好笔仗，写得出。【庚侧】写呆兄忙是躲烦碎文字法。好想头，好笔力。《石头记》最得力处在此。又恐薛姨妈被人挤倒，又恐薛宝钗被人瞧见，又恐香菱被人臊皮——知道贾珍等是在女人身上做工夫的，【甲侧】从阿呆兄意中，又写贾珍等一笔，妙！因此忙的不堪。忽一眼瞥见了林黛玉风流婉转，已酥倒在那里。【甲侧】忙到容针不能。此似唐突颦儿，却是写情字万不能禁止者，又可知颦儿之丰神若仙子也。【甲侧】忙中写闲，真大手眼，大章法。

当下众人七言八语，有的说请端公送祟的，有的说请巫婆跳神的，有的又荐什么玉皇阁的张真人，种种喧腾不一。也曾百般的医治祈祷，问卜求神，总无效验。堪堪的日落。王子腾的夫人告辞去后，次日王子腾自己亲来瞧问。【甲侧】写外戚，亦避正文之繁。接着小史侯家、邢夫人兄弟辈并各亲眷都来瞧看，也有送符水的，也有荐僧道的，也都不见效。他叔嫂二人越发糊涂，不省人事，睡在床上，浑身火炭一般，口内无般不说。到夜时，那些婆娘、媳妇、丫头们都不敢上前。因此把他二人都抬到王夫人的上房内，【甲侧】收拾得干净有着落。【庚侧】收拾的得体正大。夜间派了贾芸等带着小子们挨次轮班看守。贾母、王夫人、邢夫人、薛姨妈等寸地不离，只围着干哭。

此时贾赦、贾政又恐哭坏了贾母，日夜熬油费火，闹的人口不安，也都没有主意。贾赦还是各处去寻僧觅道。贾政见都不灵效，着实懊恼，【甲侧】四字写尽政老矣。因阻贾赦道：“儿女之数，皆由天命，非人力可强者。他二人之病出于不意，百般医治不效，想天意该当如此，也只好由他们去罢。”【甲侧】念书人自应如是语。贾赦也不理此话，仍是百般忙乱，那里见些效验。看看三日光阴，那凤姐和宝玉躺在床上，一发连气都将没了。合家人口无不惊慌，都说没了指望，忙着将他二人的后世衣履都治备下了。贾母、王夫人、贾琏、平儿、袭人这几个人，更比诸人哭的忘餐废寝，觅死寻活。赵姨娘、贾环等心中欢喜称愿。【甲侧】补明赵姬进怡红为作法也。

到了第四日早晨，贾母等正围着他两个哭时，只见宝玉睁开眼说道：【甲侧】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，此之谓也。“从今以后，我可不在你家了！快些收拾，打发我走罢。”贾母听了这话，就如同摘去心肝一般。赵姨娘在旁劝道：“老太太也不必过于悲痛了。【庚侧】断不可少此句。哥儿已是不中用了，不如把哥儿的衣裳穿好，让他早些回去罢，也免些苦。只管舍不得他，这口气不断，他在那世里也受罪不安生。”【庚侧】大遂心人必有

是语。这些话还没说完，被贾母照脸啐了一口唾沫，骂道：“烂了舌根的混帐老婆，谁叫你来多嘴多舌的！你怎么知道他在那世里受罪不安生？怎么见得不中用了？你愿他死了，有什么好处？你别做梦！他死了，我只和你们要命。素日都是你们调唆着逼他写字念书，【甲】奇语，所谓溺爱者不明，然天生必有是一段文字的。把胆子唬破了，见了他老子还不像个避猫鼠儿？都不是你们这起淫妇调唆的！这会子逼死了他，你们遂了心了。我饶那一个！”一面骂，一面哭。贾政在旁听见这些话，心中越发难过，便喝退赵姨娘，自己上来委婉解劝。一时又有人来回说：“两口棺材都作齐备了，【甲】偏写一头不了又一头之文，真步步紧之文。请老爷出去看。”贾母听了，如火上浇油一般，便骂道：“是谁做了棺材？”一叠连声只叫把做棺材的拉来打死。

正闹的天翻地覆，没个开交，只闻得隐隐的木鱼声响，【甲】不费丝毫勉强，轻轻收住数百言文字，《石头记》得力处全在此处。以幻作真，以真作幻，看书人亦要如是看法为幸。念了一句：“南无解冤孽菩萨。”又听说道：“有那人口不安，家宅颠倾，或逢凶险，或中邪祟不利者，我们善能医治。”贾母、王夫人等听见这些话，那里还耐得住，便命人去快请来。贾政虽不自在，奈贾母之言如何违拗；又想如此深宅，何得听的如此真切，【甲】作者是幻笔，合屋俱是幻耳，焉能无闻？心中亦是希罕，【甲】政老亦落幻中。便命人请了进来。众人举目看时，原来是一个癞头和尚与一个跛足道人。【甲】僧因凤姐，道因宝玉，一丝不乱。只见那和尚是怎生模样：

鼻如悬胆两眉长，目似明星蓄宝光，

破衲芒鞋无住迹，腌臢更有满头疮。

看那道人又是怎生模样，但见：

一足高来一足低，浑身带水又拖泥。

相逢若问家何处，却在蓬莱弱水西。

贾政问道：“你道友二人在那庙焚修？”那僧笑道：“长官不须多言。【甲】避俗套法。因闻得尊府人口不利，故特来医治。”贾政道：“倒有两个人中邪，不知二位有何符水？”那道笑道：“你家现放着希世奇珍，如何倒还问我们有符水？”贾政听这话有意思，心中便动了，因说道：“小儿落草时虽带了一块宝玉下来，上面说能除邪祟，【庚】点题。谁知竟不灵验。”那僧笑道：“长官，你那里知道那物的妙用。只因他如今被声色货利所迷，【甲】石且能迷，可知其害不小。观者着眼，方可读《石头记》。【庚】棒喝之声。故此不灵验了。【甲】读书者观之。你今且取他出来，待我们持诵持诵，只怕就好了。”【庚】“只怕”二字，是不知此石肯听持诵否？

贾政听说，便向宝玉项上取下那玉来递与他二人。那和尚接了过来，擎在掌

上，长叹一声道：“青埂峰一别，展眼已过十三载矣！【庚侧】正点题，大荒山手捧时语。人世光阴，如此迅速，尘缘满日，若似弹指！【甲美】见此一句，令人可叹可惊，不忍往后再看矣！可羡你当时的那段好处：

天不拘兮地不羁，心头无喜亦无悲；【甲侧】所谓越不聪明越快活。

却因锻炼通灵后，便向人间觅是非。

可叹你今朝这番经历：

粉渍脂痕污宝光，绮栊昼夜困鸳鸯。

沉酣一梦终须醒，【甲侧】无百年的筵席。冤孽偿清好散场！”【甲侧】三次锻炼，焉得不成佛作祖？

念毕，又摩弄一回，说了些疯话，递与贾政道：“此物已灵，不可亵渎，悬于卧室上槛。将他二人安在一室之内，除亲身妻母外，不可使外人冲犯。【庚侧】是要紧语，是不可不写之套语。三十三天之后，包管身安病退，复旧如初。”说着，回头便走了。【庚眉】通灵玉除邪，全部百回只此一见，何得再言？僧道踪迹虚实，幻笔幻想，写幻人于幻文也。壬午孟夏，雨窗。贾政赶着，还说让他二人坐了吃茶，要送谢礼，他二人早已出去了。贾母等还只管使人去赶，那里有个踪影？少不得依言将他二人就安在王夫人卧室之内，将玉悬在门上。王夫人亲自守着，不许别个人进来。

至晚间，他二人竟渐渐的醒来，【甲侧】能领持诵，故如此灵效。说腹中饥饿。贾母、王夫人等如得了珍宝一般，【甲侧】昊天罔极之恩如何报得？哭杀幼而丧亲者。旋熬了米汤来与他二人吃了，精神渐长，邪祟少退，一家子才把心放下来。【甲眉】通灵玉听癞和尚二偈即刻灵应，抵却前回若干《庄子》及语录机锋偈子。正所谓物各有所主也。叹不得见玉兄“悬崖撒手”文字为恨。[丁亥夏，畸笏叟。]李宫裁并贾府三艳、薛宝钗、林黛玉、平儿、袭人等在外间听信。闻得吃了米汤，省了人事，别人未开口，林黛玉先就念了声“阿弥陀佛”。【甲侧】针对得病时那一声。宝钗便回头看了他半日，“嗤”的一笑。众人都不会意，惜春问道：“宝姐姐，好好的笑什么？”宝钗笑道：“我笑如来佛比人还忙：【庚侧】这一句作正意看，余皆雅谑，但此一谑抵颦儿半部之谑。又要讲经说法，又要普渡众生；这如今宝玉与二姐姐病了，又是烧香还愿、赐福消灾；今儿才好些，又要管林姑娘的姻缘了。你说忙的可笑不可笑。”黛玉不觉红了脸，啐了一口道：“你们这起人不是好人，不知怎么死！再不跟着好人学，只跟那些贫嘴恶舌的人学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摔帘子出去了。

【甲】总批：先写红玉数行引接正文，是不作开门见山文字。

灯油引“大光明普照菩萨”，“大光明普照菩萨”引五鬼魔魔法是一线贯成。

通灵玉除邪，全部只此一见，却又不灵，遇癞和尚、跛道人一点方灵应矣。写利欲之害如此。

此回本意是为禁三姑六婆进门之害，难以防范。

■ 此回书因才干乖觉太露引出事来，作者婆心，为世之乖觉人为鉴。

■ 总评：欲深魔重复何疑，苦海冤河解者谁？结不休时冤日盛，井天甚小性难移。

原作“四”，庚、戚宁、蒙、列、舒本均同，当系早期原稿本之误。据有正、甲辰本改为“三”，杨本则改为“几”。

“有许多，愿心大”，文字有点别扭，意思还明白。其他各本改文也未见佳，不从。

此批折算月耗油量显误。有网友提出后一“斤”字应为“金”字音讹，为月耗油钱额。可参考。

此后列、杨本多出“来，真真把人气杀，叫人一言难尽。我白和你打个赌，明儿”22字，语气似更完整顺畅。但因庚、戚、蒙等本同无此语，当非底本夺漏，而是列、杨本擅增。

原只作“马道婆道”，亦通。为兼顾庚本批语，据诸本补。